國朝名臣錄

冊五

[illegible]二十七

國朝名臣言行錄別集

洪命耉 懶翁　崔震立 貞武
林慶業 忠愍　李尚吉 忠肅
沈誢　李時稷 竹窓又樗軒
尹棨　洪翼漢 花浦
尹集　吳達濟

國朝名臣言行錄別集卷之九

金德諴 忠貞公

字景和號醒翁商山人嘉靖壬戌生戊子司馬 宣廟二十二年己丑登第光海丁巳獻議竄南海移配穩城後又移泗川癸亥反正拜執義歷承旨副學大成吏議官至大司憲選清白吏丙子卒年七十五

壬辰之亂公奉母夫人避兵於平山地是時李叅議廷馣亦奉母避兵在白川而延安士民相聚欲城守無可為帥者公即往見李公請往揔其衆李公初辭以不敢公開陳大義力言之李公許之遂俱往延安延民果推李

公爲帥以公爲從事公徃来列邑督粮時大夫人在海
州得癘疫甚危公徃救之而倭兵圍延安内外不通以
是不得同城守焉
甲午設軍功廳也右相金公應南兵判白沙李公啓於
[illegible]榻前以公爲都廳專管仕勘時大小戰功不可勝計請
囑雲擾人皆避之公獨當其任至明年竣事而人無敢
議
丁酉倭猶據南邉　天兵滿三南朝議出分户曹於江華
轉漕以給軍餉金右相又啓於　榻前曰金某之才可
兼户兵兩長令分户曹爲任盤重非此人難以辦事且

不須備遺堂上郎廳可獨差此人公在江華踰年事畢還并浦渚趙翼撰行狀

己酉鰲城李公爲體府建白安州牧使鄭文孚用刑過猛民飢亦甚城役纔訖諸具未完公廉勤敏無如金某雖方連擬清選此任甚重請令往代治纔閱歲御史褒啓曰清如伯夷政似龔黃治爲西路第一 賜表裏三年而土疾作大夫人年且高遂投紱歸歸時題詩百祥樓官裡闕心無一物離情唯在百祥樓人多誦之白軒李景奭撰諡狀

丁巳冬廢 母之論起下百官議首相奇自獻首獻議持

正議舊相鰲城鄭公弘翼議又繼之公引春秋禮記草
累百言欲獻之及見兩相議歎曰吾所草說鰲城已盡
之且當國大臣畢陳而命焚之吾言何有益古人有請
與范仲淹同貶者吾只一死足矣即臣書一片愛君之
心與李恒福鄭弘翼一也十六字呈政院翌日合啓公
及鄭弘翼並請絶島圍籬安置公配南海鄭配珎島已
到配所兩司又密啓南海珎島密邇島夷恐交通請移
配絶塞公配明川鄭配吉州兩司又啓重罪之人不可
置内地請配極邊某府堂上循私亦請削奪官爵公配
穩城鄭配鍾城戊午八月虜犯 天朝邊塞多可虞兩

司又容啓西北在謫之人俱移兩南公配泗川是時公
有詩云南遷北謫又南遷兩歲三呼漢水船津吏不知
仍舊罪謂吾隨處作新愆時謫居者皆家屬同往公以
為遠竄之人家累同居乃全家徙邉之例固無繇而至
圍籬事體與王獄同不可與家屬混處於王獄中翌年
夫人隨家以從而使各居村舍凡五年至癸亥蒙恩後
始得相聚雖當困窮顛躓之際其苦節不苟如此行狀
癸亥仁祖大王改玉悉釋守正諸臣而收用之首拜公
司憲府執義而自籬中召還時李忠定公貴亟銓曹於
公為姻家而事異常式故也公入城引繇迺未幾褒賞

光海時收議入異及抗疏被罪之人公與加資拜刑曹
叅議（近齋趙持謙撰墓誌）
甲子拜承旨時 上命給公主屋材以增其第又命復金
公諒官資公諫自 宣廟朝倚托椒房甚張威福公皆
格不奉行又言慶德宮奢麗無度廢朝所以亡者不宜
即安其樂也 上始焉嘉納後漸不能堪 嚴旨以責
自後無擬三司東銓而輙斬黜鄭公曄遺疏訟於 上
曰孤忠直節一言忤旨云（尤菴宋時烈撰神道碑）
乙丑拜大司成是時反正未久多士拭目向風公以正士
習爲己任而館中故事經廢朝率多墮紊公欲一一釐

正祖宗朝賜與學田自壬辰以後積年弛廢皆爲館
奴所盜占公一一覈出大爲奴輩所怨而士子之陳疏
爲廢母之論者旣自朝廷論罪輕者館中削籍停擧其
後稍稍解削得罪倫紀之徒將復有進取之望公大非
之欲糾其解者士心亦多不悅公乃陳疏自劾 上優
荅之館奴二人命定配館儒等亦陳疏謝罪 上荅曰
大司成金某立節昏朝扶植綱常游心經典博通古今
予自謂能得師儒矣今見爾等之疏可謂悔過自責者
矣今後一遵敎誨勉修學業因令宣醞館中飲諸生以
罰杯諸生皆稱謝而退 行狀

丙子夏奴僭號遣使來脅公上疏言天王未命之號僭國
稱之則春秋討之今我書稱彼國號已犯春秋之法矣
蠢茲蚩氓食我皇土黃屋左纛不可共一天也絕則為
夏不絕則為夷 宣祖大王定志養氣畏天事大及其
塞乎天地則中國如一家四境如一身願 殿下立至
剛至大之表為百官萬民倡又言飭帥臣申軍律示之
以必死為捍禦計 上不能用 墓誌
公性至孝大夫人享年擬遐自八十以後不能進食惟以
略粥及酒度日如是者八年而自九十以後氣力漸衰
公無侍寢侍婢之事自親之夜或至十起曰如是然後

吾心安焉大夫人九十三而終公年已踰五十而執喪一遵禮制既葬與同知公議曰喪禮重返魂前喪則終廬墓之制矣今奉几筵於家而墓所亦不可虛若兄弟分月望前後相替居至朔望來祭於家則其於居墓奉几筵兩無所闕同知公從之公素有重病葬前絶而蘇者屢矣人皆危之而執禮愈篤於祭祀誠敬備至饌品必親自點視每忌日則手書思其居處思其飲食思其笑語終日省覽悲感友愛甚篤事同知公如嚴父及其老也恪其飲食寒暑之節若撫嬰兒其喪也公年踰七十而葬前居處喪側朝夕參祭哭泣素食子弟親舊苦

諫不改前後　國恤皆食素至卒哭至於　仁烈王后之喪則年七十有四而食素猶如故數月之間疾病交發而猶不變

公居官勤於供職仕進必先於人嘗曰朝廷大事自有大官非小官所知吾所管只文簿期會間事若於此怠慢則吾心亦愧矣在州郡無日不坐大小事皆親察之不撓貴勢不忽微弱惟視曲直以是請囑自不及焉嘗曰吾居官初到雖有不便且因而行之至於一歲之後徐觀其事之利否且察人情便否然後乃商確除罷若到官之初即議改革則只貽煩擾之端而民不蒙澤矣其

居家朝夕屢空不以介意家人或告乏則輙笑曰若至飢死之域則天必有生活之道其衣服鞍馬常從纔營閭不思新之終身僦屋以居所居不蔽風雨凡案床席塵垢常滿亦不掃去子弟或言之則此身之塵亦未能淨掃況外物乎五十以後身病頼毛裘以安一狗裘通四時着之隨弊隨補幾二十餘年既老家人或進美饌則曰吾年七十非肉不飽然此吾家難繼之道菜羹一器足矣聞人家服飾奢靡飲食珍異則必曰此亡國之道也并行狀

少時乗船往白川夕泊通津地風雨暴作船幾覆者數人

皆仆伏篙工叫哭失措公獨危坐不動向曉漂閣于豊德港口天明視之則仆者未起而溺死者三人公語家人曰伊時默念伊川渡江時必存誠敬之訓故能不動其素有定力如此 誌狀

平生不喜聲樂至於女色尤所不近其爲軍罷正也以乘輿將出幸宿於近關民家其家主往松岳祈禱只留一女一婢在家向夜深公明燭獨坐有女子開門入坐姿頗頳盼言一婢已熟睡更無知者故敢來公據禮責之女愧而退

公初配南海也到所七日某府都事先文至人皆謂將以

處公也公自念必有賜死之命召官吏戒以凡事須預備以待令奴僕具粥以進神色怡然正坐達夜為書於同知公以訣翌日都事至乃移配北方也其不動於死生如此過北青見鰲相言及此鰲相笑曰吾儕所犯俱是重律朝廷若有賜死之舉則勢所甘心至於粥飯以待都事之來吾所不能君可謂冥頑矣

公釋褐即棄文詞專意經學及宋諸賢之書而尤喜觀言行錄至老手未嘗釋語子弟曰吾自少至老於言行錄多有得力處以令觀之其節行有得於陳忠肅劉忠定者多矣常曰凡人壯年或能持身以正及至晚年血氣

既弱或為飢寒所迫或為妻子所誘例為兩端人物吾
於晩節益加警畏者為此也又曰人之持身微細處尤
難而微細而忽之則終至於敗身而不自知其漸至無
狀人也 行狀

公介立貞堅進退不苟常自謂一生世路影外無倚恃知
公而最相許者有白沙李公象村申公辛叅判慶晉鄭
守夢曄而至於論議確然自守亦未嘗苟合 諡狀

鄭弘翼

字翼之號休翁東萊人隆慶辛未生萬曆己丑司馬 宣廟丁酉登第選入史局歷三司春坊光海丁巳獻議竄珍島旋移鍾城又移光陽 仁廟反正以承旨召還即陞嘉善拜大司諫副提學丙寅卒年五十六

壬寅拜持平會鄭仁弘誣詆成牛溪脩却之徒躍躍羣起肆其醜詆公獨持正論大忤時宰遂遞爲典籍尋黜爲端川採銀官 張谿谷維撰墓碣

光海初即位須相李完平擬薦吏判光海遽命加望意在

鄭昌衍蓋以昌衍 王妃之表叔也究乎不得已薦之昌衍遂爲吏判物議譁然而無敢言者鄭愚伏以大司府使上疏極言其失語觸枱諫臺諫皆引避而依違含糊正言鄭弘翼獨以加薦爲相臣之失職辭意極峻是日適有政移拜備擬恐其論之也任充窺見上意其避辭至有人主用人文賢無方經世唱之於前弘翼和之於後等語人皆嗤鄙 荷潭破寂錄

先海將廢 大妃會百僚廷議術楊昌擭以待異議者于時卿士大夫人人惴慄多傳會順旨即素號剛直亦囁嚅不敢盡言持正不撓辭意凜然者歷歷三數人鄭

公弘翼其一也議上光海大志竄公于孫島旋移鍾城纔到配又移光陽一歲中凡三易配而皆南北極邊惡地往返道路幾六七千里光陽又濱南海瘴毒所聚公素羸遂中水土疾 墓碣

行司直鄭弘翼議曰古昔帝王遭人倫之變者無如虞舜而能盡處變之道者亦莫如舜當其嚚母煽禍欲害舜者百計而舜恭爲子職而已馴致烝烝之美此其所以爲人倫之至也惟我 聖上自在儲宮仁孝振聲擧國臣民咸仰錫類之至化而不幸遭値人倫之變群臣佐下風者不能贊襄聖孝齊美虞舜而乃議此無前之事

臣竊感焉伏願 聖明遠法虞舜克盡誠孝兩宮之間和氣藹然則一國臣民咸囿於仁孝之化而聖德光于萬世矣臣雖愚陋無識叨荷聖恩位躋三品愛君徇國之誠恒切于中今當獻議若愛惜微命不陳所懷則是負 聖上洪造而自陷於不忠之罪矣伏蒙 聖明不以人廢言特賜裁擇則臣雖萬死亦無憾矣日月錄

維識公晩嘗一再然遂見公酒後喜談謔真態津津眉睫間而知公者稱公廉介絕人生平端確自守未嘗隨人軒輕自壬寅樹立人服其雅操及丁巳之事卒能表正大義扶植彝倫可謂偉矣墓碣

龜川君晬 忠肅公

字明遠 中宗朝王子德陽君岐之孫 隆慶己巳生
初授副正癸丑封君光海丁巳陳疏竄順天 仁祖
反正特超二資屢加至昭德乙酉年七十七

壬辰之亂公扶將父母轉入峽中慨然謂兄龜城都正曰
有老親在倉卒之際未及扈 駕今吾當西入家事屬
諸兄遂間行赴 行在命詰 世子分朝進擬宣傳官
異數也 白軒李景奭撰謚狀

丁巳上章論奸臣爾瞻罪時光海政亂斁絶倫紀戕六
宗國皆爾瞻等慫恿之也公常慨憤扼腕謂錦山君誠胤

等吾儕宗戚國亡與亡等死寧死於國事遂共决意處置家事出居外舍手摺疏草親友見之曰疏語太峻恐赤公族曰不爲則已爲之則寧可怖禍而不盡言乎公庶母執袂牽裾涕泣止之而公終不撓倡諸宗十九人詣闕抗疏而公爲之首極陳權凶擅美之實痛斥舉朝黨惡之狀一時瞻聽聳動中外人爭傳寫而誦慕之北海盛怒謂公受人之嗾公獨對政院辭益剴切且請就吏悉暴未盡之懷於是兩司交章請拿乃擬以逆律有曰金炳男之死某與錦山共在逆列相視泣下又曰歲交問安時某與錦山共謂諸宗曰吾等盡往問安於

慈殿乎群凶必欲甘心於公而光海初命付處中道終
乃遠竄魯西尹宣擧撰墓誌
上疏略曰言之不至於 宗社危亡者非臣等所敢言至
於有大關於 宗社危亡則臣等皆是國在與在國亡
與亡之人安得坐見 宗社之危亡而畏禍含默乎禮
曹判書李爾瞻奸回邪毒偏愎狡詐廣植邪黨擅弄國
柄威權日盛勢炎熏天 殿下之勢日孤於上危亡之
禍迫在朝夕而 殿下無從而得之也又曰縱有忠臣
義士發憤慷慨欲陳如此情狀而言發於口大禍立至
故父子兄弟同在一房之中言及爾瞻則掩口揮手以

戚族爲戒又曰草野尹善道慷慨抗章雖古之胡銓何以加此又曰王莽之倒持太阿也張禹孔光杜欽谷永之徒相與贊成上書頌莽者多至五十八萬人奸臣專國威權下移諂佞成風古今一揆又曰征利之極必至於不奪不厭患失之心必至於弑父與君又曰臣等固知朝進此也夕被三司之請罷有甚於善道而忠憤所激言不知裁云云日月錄

○金吾郎韓孝謙閔公之以忠直被譴爲綴行色公爽然而笑曰竄謫之下何敢遲回即日就道口占二絕曰爲國丹心白日明孤臣一死等毛輕封章直欲扶 宗社肯

恨今朝瘴海行今承恩譴莫非天豈恨關河路八千四
首鳳城雲樹隔孤臣戀主淚如泉既到配所惟以詩酒
自娛搆一間草堂扁以拱北為記以寓戀闕之意嘗作
歌詞其辭盡出於慷慨憂國士女傳誦至今歌之云
李尚書睟光康公復誠前後知府過之盡誠禮康公贈詩
其一聯曰癡欲奮身攬落日枉思出手障奔流其許與
之深如此雖愚氓賤隸皆知敬慕時以醒着進之居久
中瘴病劇幾殊而逌然不動曰死生有命雖死何怨公
被逐之後爾瞻兇焰盡張大獄屢興人皆重足日夜切
齒於公時 西宮有投書之變其言險極直斥公與錦

山具禍心未已云辛酉六月放還而壬戌爾瞻子元烽
求出順天府蓋爾瞻之陰計也做出蜚語謂公得順邑
人之心將驅入於不測之地而會值反正未售并跋狀
癸亥　仁祖反正即復公舊秩特加二資以褒之兼帶司
饔院提調宗親府有司堂上之任甲子隨　駕公州還
都後又追階從一品錫宴于禁中　上用家人禮親自
執爵不名而屬稱公曰宗班之事專委於族長墓誌
先時公適見适於周行語人曰适相凶必不善終及聞反
又保其不久就誅果驗人服其先見之明
丁卯之難　車駕幸江都公執鞫而從之命召諸宗下詢

戰守和三策公對曰以目今形勢觀之則姑用羈縻之
計以安 宗社似乎可矣 上然之回鑾之後特賜内
廐馬
丙子十二月敵鋒猝迫公策扈 駕艱到南漢城底氷
路險艱扶上之際適逢中使問之荅云 大駕方向江
都前行已出城門乃還下跪俟路左至日暮 大駕
還入而未之知也遂徑露處疾寒僅甦已而敵騎充斥
轉往陽城與長子蓬萊君欲入江都及至南陽遇遊騎
僅脫仍避于順天地時誤報公被陷 上聞而驚歎曰
以予故至此下城之日使之求於俘中其恩顧如此

公容姿秀出美鬚髯器宇卓犖有大節少時豪舉不羈及長志學不業而師席而益通文義博涉書史見識超邁言論爽朗好賢樂善如嗜欲然不事生事輕財喜施人有貧寒者則與之田僮而無所靳與弟妹析箸自取其薄劣祖妣永嘉夫人即判書權纘之獨女家素饒財乃擇其美好推與本孫權氏之門稱歎不已素向朴素不服華美常戒子弟曰奢侈喪身之斧斤經學發身之根柢汝曹勉之

公晚年與諸宗僚聯金楔數宴集共惇親睦之義吉凶各有助每於佳辰令節輒與一家子弟出游於西庄琴酒

取適當曰宗親當不交朝貴不口時政然而一代士流名人皆尊慕而相訪焉西墅去城十里許其出寓也遇趁朝之日則輒聞雞而興詣闕門未闢矣郎係常歎其勤謹并謚狀

李适之叛入京城也李時言之子煋往迎之适欺爲人執納軍前斬之人言煋并煥同煋叛而逃走得免煥韓西平之庶女婿也余言于元帥諸公欲將跟捕韓公會一來致西平之語曰煥與余燧一家避兵於水原而公㩦間煥投賊公若不信吾言願問于燧余不復提後數年與韓參判亨吉語及亂離事韓曰李煥實從适而得逃

誅余大驚問于韓承旨與一韓微笑曰韓参判之言是也噫西平自少負重望且爲　國舅當與國同存亡而乃爲一庶女作如此舉措其時人言武人前郡守某附逆某乃龜川君之庶妹夫也余問于龜川君曰人言某從賊從賊而幸免則　國法將廢公以宗室重臣豈可爲一妹緩　國賊耶願聞公言處之龜川色變良久徐曰公以　宗社之事問我我安敢隱某從實逆遂斬之龜川之滅私其視西平相去奚只千萬里也荷潭錄

錦山君誠胤 忠貞公

字景賓 康靖大王第七子益陽君懷之曾孫隆慶四年庚午生初授守光海庚戌封君丁巳陳疏安置南海庚申在謫卒年五十一

萬曆壬辰公年二十三夏四月倭冦大至薄京師 主上西遷擧國奔竄公之考青原君素有風疾謂二子曰宗社在難 主上播遷我宗臣不可後不幸有疾不可以力汝其行矣公退謂其兄曰大人有疾兄弟不可俱往我只應第行遂決辭退及 上於西郊扈 駕至開城府于時禮官有獨啓 上埋安 廟社主

於稷清殿殿庭而從臣莫有知者翌日公在蹕聞知駐
馬痛哭久之至晝傳所以語在從諸宗臣且曰國之所
命惟 宗社是主亡則與國俱亡豈有埋而置之路塗
之傍而獨以國遷乎我且遮駕固請請不得則退守塋
所死不違之諸公有與我俱者乎一二人外咸有愠意
至有大悖者公聲益厲適會大臣幕次近聞知爭譏為
廟社事相臣崔興源目招寧山令禮胤謝曰錦山之言
是也事出倉卒吾以 宗廟提調亦莫及知爾 上所
命亦由於一時蒼黄令有復者其必改諸然不要公子
在蹕遮争吾必間請請即有改命公子安之至平山以

公意答　上上瞿然亟追　宗廟諸調尹自新護皆參
議李廷立黃海都事尹明善還奏二主暨宗器追　行
在及于平壤
六月　駕至寧邊　世子奉　廟社分朝特除公宣傳官
以自從記前事也敵逼尹自新又欲權埋　二主於古
寧邊佛舍公復固爭不可崔興源力保公言乃止時公
年甚少其辨義守正如此
十月在分朝聞青原病劇乞歸視　世子憫之使卒二人
送之每宵行潛穿賊藪嘗乘暮出猝遇賊卒奴被死卒
二人分散公乘馬走投水中夜分抽身于水衣盡凍闔

匐伏依叢間有頃馬自尋主至向曉卒意公必死來跡
得會合復行行至金城峽裡乃得家所止青原卒已歛
時殯掩山間賊退乃以喪返
光海政亂信任賊臣既殺同氣及國舅　母后將朝夕廢矣
公痛念家國必亡率同志宗班十八人上疏言爾瞻奸
回邪毒黨與已成太阿倒持邦命將傾恐有王莽之禍
疏入光海怒甚三司并請重究光海知公實主其論而
文與筆皆出公手故竄黜疏頭龜川君睟而公則安置
南海加栫棘餘皆削職
南海自古未嘗有雷霆一夕忽大雷電天地晦冥公所處

棘蘿楸洞開其鎖鏈亦倒海中人咸異之公豈所謂雨

能者天而所不能者人者耶公自在京席藁滂泣者累

月在緇四年作南還歌以自傷竟憂憤成疾而卒

公天資明睟內行純備事父母能盡其孝親歿事其兄如

父在性好學讀遍群書見粥書者脫衣市之自幼至老

疾未至病未嘗一日廢觀書其詩文清切可傳筆法慕

擬鍾王晚略貴習淡若儒素無異勝不飲酒不畜玩物

不樂宴樂一時文學清名之士皆樂與相友不以貴驕

為傾

臨海君津光海母兄縱恣無度慕公義欲與相見公固謝

之及肆敗死在門者皆及禍光海妃兄柳希奮亦公夫人之從兄也公素鄙其貪黷及其譖殺權石洲韠遂不相見嘗愛許筠文才相與友善後惡其所行謝絕尤甚筠銜之入骨當公被謫也作筠訕詩書於湖堂實閣因揭言於搢紳曰觀此詩格非錦山莫能作使人陳疏欲歸罪於公且因湖堂守者而誘之曰汝證其爲錦山君則生矣守者曰吾聞錦山善人寧死不忍竟至杖死筠又以凶檄約之矣投西宮鈇鈇爲隱語其中山川已矣原海將成之句尤叵測山川指公與龜川而言也筠之所以謀害公者非一竟不得售其奸豈非天定勝人而

保佑善人者也

公素愛梅自號梅隱晚讀李白詩感君平既棄世世亦棄

君平之語自號曰五棄

鄭澤雷

字休吉 河東人麟趾七代孫萬曆乙酉生光海壬子

魁進士乙卯陳疏竄南海己未卒于謫所年三十五

仁廟反正 贈司憲府持平

光海既殺永昌 大妃于西宮其猜鄙猶未逞賊臣爾

瞻輩從而慫慂之使其黨鄭造尹訒李偉卿等倡言

大妃母道已絕當廢舊相完平府院君李元翼上書切

諫爾瞻嗾其黨劾之禍且不測太學生鄭君澤雷奮曰

宣廟養士四十年正爲今日即彝倫斁而賢者不免於

死者吾屬何用生爲遂抗疏極言 大妃不可廢造訒

俙卿可誅元翼不可罪光海大怒爾瞻又嗾其黨劾之
竄于嶺南之南海縣縣海中絶島猶未厭云
君既謫海外母姜淑人無他子供思君不置乃從之謫所
地既遠惡多氣霧瘴癘姜淑人遂以病殘劇君呼泣籲
天斫指和藥以進居歲餘姜淑人竟不起君毀甚幾絶
以喪歸君累繫不得隨益傷慟呼絶饘粥罕以入口兩
目喪明骨立不自持遂殁於謫廬
君幼穎爽過人八歲而孤姜淑人教之甚嚴　稍長詞藻
精敏聲名大起年二十八舉進士第一名爲人風儀端
粹耿介有志操事親以孝稱所與交皆聞人乙卯之禍

以布衣客京師非有言責不可已者特激於忠憤出位危言以觸其禍子母俱沒於絕域說者謂其氣節足配陳少陽而事之難言殆過之并張鄰谷撰墓碣

趙澋

字止源號止齋豊壤人萬曆壬辰生光海乙卯陳疏
下獄受刑己未竄南海癸亥反正直拜户曹佐郎歷
昌寧縣監杆城郡守陽城縣監高　郡守乙酉卒年
五十四　贈大司憲
自幼聰敏孝友慷慨不群學于從父風玉軒守倫又從文
茅溪緯遊又從秋浦黃文敏公愼于謫所諸先生皆許
其氣槩
光海癸丑廢母母之議起光海移御昌德宮而錮　大
妃於西宮禍將不測朝野無敢言公謂其弟沃曰倫

常滅矣汝其保養父母余將爲國捐生焉乙卯六月逆
奮筆草疏疏以二十四日入而光海怒不下批公於闕
下待命曉日傳曰自 祖宗廟 慈殿各處別宮之時
非一而況今 大妃奉 衛無異前日宮內亦無嫌疑
之變則爾所云云者何意爾何敢幸朝廷之無人冒上
免章侮辱君父乎此非爾獨爲之事必有指嗾臣奸上
天下臨其直拾以對公入政院立於庭下奮筆書對曰
各處別宮之時雖曰非一而臣生晚世何知 祖宗朝
舊例乎兒童走卒皆以爲 聖上移御以避嫌疑而
大妃獨不避云云愚臣愛君之誠只欲納吾君於無過

之地而已豈可聽人指嗾自犯雷霆之威哉天日照臨
臣不可欺此心況可以欺聖明乎此外無所言只伏鈇
鉞而已光海傳曰此所荅不詳其更問以啓公又對曰
別宮之事雖曰古有而定省之闕亦有舊例乎毘邪之
變則火砲二十柄連夜放火未知為何事也臣蹤甚踈
遠言甚狂妄固知難容於 聖明之下而愚忱所激不
能自已豈可聽人指嗾哉公始抱疏指 闕門外時邪
說方張投凶疏者相繼人始認為危疏有一吏偷見疏
辭悚然而驚曰此疏一入大禍隨至年少就死不甚哀
乎即與諸吏同入歇廳設席而坐之時當盛暑或進氷

漿或以扇揺之皆環立嗟歎及入對於政院也李公春元爲承旨和顔而言曰君其詳對無爲空死公欲對放砲事而未知柄數思量之際有一人過坐樓下微語而言曰二十柄矣竊視之乃一卒也再問之日觀者如堵墻至定省之曠亦有舊例之語有一官者在傍咄歎曰此人必死矣命也奈何李公則顔色慘然以手擊案而已於是大憲李覺大諫柳廣吉等啓請拿問以七月五日下吏光海傳曰此非本府尋常推問之事三省交坐嚴鞫得指嗾者委官奇自獻判義禁朴承宗互相推諉終不開坐越四年戊午十一月始廷鞫供曰年少愚戇

學識寡陋只知愛君之誠未曉朝家之議妄陳瞽說敢犯雷霆妄作之罪雖被顯戮固所甘心若以指嗾侮辱爲案則萬萬無此理矣好生惡死人各有心當此國論至嚴之日固知言發而禍隨如非仇讎之人豈有勸人就死之理如非病風之人豈可聽人指嗾自陷於不測之罪哉自信愚衷妄上封章罪在自犯無所逃死伏刑仍繫獄又明年己未五月竄南海加以荐棘

公始呈蹟也漢豐公因事往海西歸路逢自京來者問都下有何事其人答曰有士人趙某抗蹟挺言人皆危之矣漢豐曰是吾兒也其人即下馬拜曰有子如此安敢

不敢及就獄金吾吏卒相與約束若取一芥於趙某則

爲無母之人時連有逆獄禁防極密而邏卒輩或因公

私出入必至公家傳通獄情受書細紋納於條隙而入

之受刑時公閉目不見受畢開睫視之則卒執杖皆涕

淚如流出門即裂衣以裹瘡左右無不嘖嘖揮泣者

癸亥反正銓曹擬公以九品職　仁廟教曰尊常蔭仕豈

合於如此鯁直之士哉　命更擬六品職直拜户曹佐

郎自謫所召還移刑曹佐郎肅恩之日　大妃亦薦引

見賜酒命內醫院給藥物使療土疾又春秋例賜衣資

甲子李适反　大駕幸公州公以昌寧縣監與軍威縣監

趙慶起新寧縣監李有灝同赴　行在四臺後歸任所
而已上疏論時弊其目凡十有五辭觸當路人有側目
公自癸亥初已有臺憲之望而當路憚公敢言恐其入
臺無顧忌及上疏言事益嚴之多日以資人公亦不肯
為俯仰許歸楊根庄舍閉門自守者數歲
公為人剛直未嘗挫抑於人性無好爵不善交遊其接物
任真簡易不脩邊幅雖以幹局自任幼好讀書而不屑
屑於舉子業好遊山水探遊遂勝不以為疲嘗遊三日
浦有詩曰四仙亭上一仙遊三日浦中半日留春洗碧
桃人不見月明長笛倚蘭舟至今膾炙於關東云

公初從秋浦謫所遊也秋浦見公能飲得酒則每屬大鍾以勸之一日不覺沈醉倒卧冷地爲風寒所傷病作數日劇痛既愈秋浦復勸公公曰向日乘醉幾傷父母之遺體吾欲以此爲戒曰以斷酒非爲父母壽而復近杯勺者有如此乎遂撫其掌而退秋浦欣然曰此人所難而吾子能之真可謂篤實人也非獨戒酒爲然凡事當如此吾子勉之公再拜受教絕不復飲

乙卯繫獄也得退溪先生所省心經一帙潛心研究讀至六百餘遍凡四更寒暑於獄中而篤志不懈及謫南海也芽溪文公時在商山以書講學質問朱子書疑義芽

溪以書答之有曰雷霆拂天霹靂轟地君以匹夫負手
撐天以君志氣苟能學而充之則必作第一人物矣見
君書無非造理之言今日之困若天將玉汝於君也前
後累書期望彌重公得書常揭諸座上而服膺焉
嘗解官奉母夫人寓居利川地母夫人患毒癘甚危療飲
不進而思鮒魚膾時當隆冬公徒天畔吁天而泣曰蒼
天蒼天豈獨孚於王祥耶即裸身入水忽有大魚入手
急歸爲膾而進母夫人喜進而病愈人皆嘆異
丙子胡亂公奉親避兵于洪川地移檄隣邑諭以赴難之
義從者百餘人方謀入赴而南漢已解圍不果焉究南

李相厚源嘗語人曰吾與趙某從遊既久情同骨肉而當其整冠厲色之時不敢昵狎接語使不知者當之孰不敬忌其寡合於世而蹭蹬者蓋以此也（亦明齋尹拯撰行狀）

公乙卯疏略曰臣聞人倫有五而有親居先故百行之源孝一字而已今夫 慈殿雖曰不慈於 殿下而 殿下獨不能以大舜之所以事親者事之乎今之數 慈殿者一則曰母道已絶二則曰顯有當絶之悲夫對人子言父母之過雖於閭巷小民有所不敢爲而乃肆並於吾君之前冝伏大不敬之誅而罪不加身爵帶卒貫此臣民之所以駭目崩心者也 圖言籍籍遂致有李元

翼之劉則聖批有曰不辟之尊奉百僚之朝謁無異前
日御於何處得聞謊說形諸文字以駭衆聽臣私語於
心曰我 殿下至誠如此而亦不免云云則言之罔極
何至於是人莫不以元翼爲老妄而不復有疑於 殿
下矣奈何移御以後兩宮各處視膳久廢定省亦闕一
念誠孝雖或未減於前日而耳目聞見不能無惑於臣
庶嗚呼 大妃乃 殿下之慈母也母子恩情天賦常
性假實舊宮與鬼爲隣偶羅天日三月于茲其憂危心
事血泣形影 先王之以 大妃托 殿下者必不欲
其如是而已乙夜之間 殿下之心亦豈無惻然者乎

臣以為不奉 大妃於一宮而唯罪元翼以為防口之地則是猶用湯而止沸也伏願 殿下勿惑於奸邪之言奉養 慈殿如初又以下責大臣之不言三司之不爭而繼下哀痛之教使一國之人咸知大聖人誠孝與虞舜無間則非啻扶萬古既壞之綱常傳之後世亦將有光矣

國朝名臣言行錄別集卷之十

金應河 贈忠武公

字景義安東人萬曆庚辰生 宣祖乙巳登武科歷宣傳官慶源判官三水郡守北虞候己未以宣川郡守戰死於深河年四十 贈領議政

將軍身長八尺言語寡默氣岸軒然飲酒數斗志氣不亂勇力超絕鄉人輒呼以將軍而不名

年十四父母皆歿兵荒中無以營殯有異僧見哀憐指葬處以葬與弟應海力田自給晝則射獵夜讀兵書有觀察使受緘來集武士試藝將軍年甚少輒矢矢的破觀

察大奇之仍勸就試遂捷武科 并宋尤庵時烈撰廟碑

戊申偏裨湖南幕時 宣朝大王國恤初將軍不近酒色

持戒終始不怠聞者以為儒者不如 趙龍洲絅撰神道碑

庚戌為慶源判官白沙李相薦也將行有以貴女家來啗

者將軍謝曰彼貴家女將敵之敵名分參矣勝之歉則

彼必望矣 廟碑

在慶源爪滿觀察使韓西平誤置下考仍隸幕下及西平

折文綱發將軍從唁先諸人人疑其非情將軍曰韓吾

舊將吾何以記憶細故而形跡為蓋其負次但萬願此

神道碑

神宗皇帝四十七年以建奴匪茹大發川蜀遼薊兵進勦
都督綎喬游擊一琦以征之徵兵于　本朝　本朝發二
萬兵以姜弘立爲元帥金景瑞副之與劉喬二將刻日
協攻時將軍以宣川郡守領左營兵隷景瑞軍渡遼入
虜地至富車嶺時　皇帝已倦勤閹竪用事軍興不給
又諸軍輕進失利都督自縊死我軍遂與虜相當將軍
以手下兵三千策馬直前指揮擺陣神氣整暇陣既告
成弘立曰速令右營協力迎戰弘立使右營將李一元
擄營相助將軍謂一元曰我軍若不據險必敗矣一元
不從賊數千騎横截兩陣間一元遁去既已賊六萬與

我對陣一里之外抽發精銳直犯其前將軍以砲手為前列一時放丸聲振天地賊兵退卻如是者三俄而大風忽起烟塵四塞砲火不得發賊乃并力衝突我軍立盡將軍手弓腰劒獨倚柳樹下有二卒不去一人執旗一人奉矢將軍矢不虛發中必疊雙賊屍成堆所殺多虜貴將虜甚秘之將軍擐重甲亦矢集如蝟而不能穿矢既盡手劒擊賊兜頭札腰割然并落聲若劈山每得十萬而九空先是弘立送吾人河世國于虜陣虜悉呼我人盖欲招諭也將軍不應大罵弘立曰爾輩愛身負國不以相救也劒亦折張空拳猶奮自奮有一賊從後

按槊遂仆地而絕實三月初四日也猶握鎗柄不捨怒氣勃勃賊相顧愕眙不敢遽前廟印

喬潛擊望見歎曰以平地孤軍支吾鐵騎乃如此稱不容口胡人亦無不嘖嘖稱說其後胡人相言柳下一將最雄勇善射朝鮮若更有此輩數人不可敵也又有一胡來傳死者日久屍皆腐爛惟柳下一屍顏如生右手握刀柄不解乃用將終始力戰者云紀年通考

初弟應海欲隨往相救將軍以為兄弟俱死無益力止之臨發與其家人永訣處置後事封識印信授郡吏曰遇賊我必戰死不可佩往云潛谷舊錄

朝廷遂贈領議政建廟於龍灣江上立碑廟前一時文

士爭相誄輓是年庚申　神宗皇帝下詔贈爵封遼東伯

賜妻子家白金其誥命引重甚盛廟錄

公少時與季公統制應海為獵統制臂鷹上山公為見鷹去

處上對峰統制背後有大虎蹲踞倉卒無策以手呼公

公會其意即至則統制手指背後之虎公彎弓射之矢

自虎頷門入貫內腸虎乃坐地而斃其矢俗所謂古道

理也

同里有安傑者亦勇士也公與安行獵到一處則有一大

猪先到射之其猪肆惡而突入公前公升高樹上以避

之安後至猪以頭納安誇下舉之者再三公見之即下
樹踴身跨猪以兩足夾猪兩脚之間向外排之猪不能
動公仍拔佩刀殪之安則已死骨節碎矣
嘗與統制公同京行卜馬到橋梁四足俱陷奴輩方欲解
卜而救之公令止之以兩手擎舉之移置于平地馬卒
無事 并道事
公嘗自言吾之判刺楸城即慶源也中公景禛為府使頗清簡
吾適得府靴愛而着之朝于申申日常在靴即退而脫
靴以與人其水蘗自律槩可知也公之為虞候以三水
郡守來三水貂鼠窟也公無一裘可禦冬欲作紙衣而

亦不可得余贈以紙四卷公即糊作衣以防風其清苦如何金荷潭時讓據續忠烈錄

公戒鄉鄰少年書曰以儉譎疾光明以欺詐疾正直以佞傲責恭謹以卑賤抗尊貴以幼少侮長老以無識妄自大以不文毀善文以不才忌有才以形勢取財貨以曲逕圖得官以怒色欲脅人以貪賤效富貴言出吾口使不敢違誘人誤事欲掩己迹使氣凌人自許太高聞人議己必欲加害事不出己必加詆毀怒不附己設計謀害言不見施發怒面赤行出敗露欲滅人口待我不厚輒發怒言以庶輕嫡脅受指揮居卑自尊欲人師事出

入權門謀逐他客與不當共乱人家事面譏長者自以
為能得罪長者反欲害之於大小事必欲主張人微行
賤欲與官事已實多過好談人過汝輩犯此戒則刑戮
必至慎之其戒子弟書曰指目之家勿為出入鄉人雖
惡絶口不言出悍奴僕疾不已甚悖慢庶孽隱忍吾待

妾雖勝妻等不可紊

將軍以絶倫勇力從事弓馬而細行既謹家道甚正則其
本既立矣出身筮官寵辱不驚奴顏婢膝視之若浼則
其守亦確矣終遇大敵萬人睨棄從容擺俾挺身應戕
其勇亦大矣賊欲無戰呼共為好聽若不聞卒損其身

其義亦整矣激動三軍北首爭死無一旋踵則可謂得
人之死力矣倚樹射賊矢盡釰擊釰折奮拳可謂百夫
之防矣死猶握釰顏色如生原隰之衰久不臭敗則其
忠魂毅魄又可謂不隨死而亡矣然此皆不足爲將軍
之大也我朝歷事　皇朝三百年矣及至　神宗皇帝
再造土宇環東土一草一木雖非帝德之濡而彼二豎
者乃敢稱有家旨去順效逆使我禮義之邦舉淪於禽
歎之域倘無將軍之一死則將何以有辭於天下後世
哉然則將軍之死所以明天下之大義立天下之大經
日月不墜則其氣不滅山岳不頹則其節泯不河海不

渴則其功不虧然則天之所以生將軍者不但爲我東也將爲天下萬世也爲春秋尊周攘夷之義也天旣有所爲而生之則亦有所爲而殺之也或者乃咎弘立不救而致其死烏足以知將軍哉 廟碑

丁巳冬泰輔以罪謫宣川問府之故事有舟人年傾老自言見余甕哥麗哥嘗從姜弘立在中營望見左營戰狀言之甚詳實其言曰三月三日我軍踰牛毛嶺元帥嶺在嶺上左營在嶺下平地翌日平明山前見敗軍帶矢及刃鈎傷流血者來投我軍知明將喬劉兵先爲達奴所敗也我軍薛左營戒陣勿納敗軍俄而虜大至先犯

左營公環設拒馬木柵陣前分隊放砲虜騎阻不能突而顛行挫屢進屢退時弘立以全師在嶺上左營蜂午告急熟視不為動虜多取敗馬連虜之鐵騎隨馬後以兵器驅馬馬奔逸決拒馬木左營砲發虜前者顛後者蹂躪而進左營兵單不能支師遂亂公失馬步就大柳下倚柳自射殪者甚多虜兵墻立林列而公所立百步之內常廓如也數食頃虜始亂進而公死矣或曰公初行未踰嶺有老嫗過而言曰師未可踰嶺盍姑止斯公以為不祥收斬之遂踰嶺師果敗或曰未可信也或曰神蓋先告公而公死志已決豈可止哉余過迎者其父

鐵賢以軍保通引隨公渡遼方公倚柳射一軍皆散獨鐵賢守不去伏公甲裹給矢矢盡鐵賢呼曰夫虜突矣公顧歎曰汝欲走乎鐵賢曰小人義與將軍同死請俱伏一釼以明小人之不去將軍死死遂與公伏釼而死有遺腹子遇迎朝廷復鐵賢子孫十世或言公自刎矣日中射角決生火右母指腕乃拔釼而鬪其傳之愈纖悉而愈可疑與此事無益宣之老人有及見公者言公體狀魁偉能一食大牛脚尤發宣人有成北道得胡馬絕驟者公騎而馳之自於馬上畫眺其兜鍪櫜鞬而拔之地跳下馬一一取之復跳上馬其勇捷如此宣之軍

民既服公之能國俗素輕建隱皆奮曰畢緯（俗謂建隱爲畢緯）可笑爽之歸策功耳故非老弱跨跛者悉從公行於是深河之役宣民之死者爲多（朴定齋泰輔書逸事）

孝宗朝命應海餘連逆獄 上曰此應河之命必不負國即拜爲北兵使（廟碑）

南以興 忠壯公

字士豪宜寧人忠簡公智六世孫父瑜以羅州牧使倭亂時戰亡萬曆丙子生壬寅登武科歷宣傳官長淵縣監義州判官龍川郡守富寧府使捕盜大將公洪兵使慶尚兵使龜城府使安州牧使延安府使甲子策振武勳封宜春君丁卯以平安兵使戰死年五十二

公自幼時氣度異凡兒遊嬉獨占高處坐指揮群兒而左右之少違令則罰之群兒慴伏外祖判書柳公瓊鍾愛置之家一日公之外兄二三兒會游于井上外兄中年

幾十歲者跌將墮公急攬其裾以兩足距巃石而大聲疾呼家人驚徃救之諸兒在傍笑視而已判書公聞而奇之撫頂曰異日當作扶危好身手也

壬辰春倭情不測公有隱憂議政公畜一駿馬而不習馳騁公每於夜中騎而馳喂馬者乞止之公不從曰當用於戰陣人皆笑之夏倭人入冦車駕西幸臨津之戰官軍潰散議政公以富平府使来在陣上賴其馬而免焉
并李白軒景
奭撰謚狀

先將軍死之時公年二十三學書去之慨然以為必報而死習騎射二十七擢武科連守邊邑十年長淵時以治

理　上賜表裡以賞之後體相李公恒福惟爲之爲富
寧以能識通政尋加嘉善爲湖西節度使忤用事者罷
眉叟許穆撰碑
戊午兵連之後人視西路爲死地皆避之公乃慨然拜疏
願乘一障以效死遂授以防禦使兼龜城府使庚申移
安州是時遼廣陷沒華人東渡逋往清北來寓于安者
且數千戶設鋪買賣相雜於民公視之惟一切閭與編
戍有化法繩之以律華人愛而畏之林記某帥亦曰南
老爺蓋恩威并著雖髫亦知之也
仁祖元年張公晚爲都元帥任節鎭城引公爲中軍慈其

師時賊遣以兵使在寧邊恃功怨懟陰畜異志甲子正
月有上變者告其子金吾郎供令則遣斬金吾郎擧兵
叛與其屬謀曰帥府諸將中南以興柳孝傑朴震英三
人外皆易與耳去此三人則吾事濟矣乃密封一書傳
諸公 公已揣其必詐手其書直詣帥府前拆其書面列
書南中軍柳別將朴別將之子元帥知其必欲間傳信
公愈重 元帥病篤戎務區畫擧委於公及鄭忠信賊
憚帥府不敢由直路潛兵間行徑出箕城之前元帥督
遣公追之及於黃州之薪橋賊望見官軍出兵迎戰公
對陣使人遂謂曰爾將士皆國家所遣者不幸為賊所

驅乃敢與　王師抗戰乎效順則可爲他日之富貴終
若執迷不悟禍不旋踵許銓宋岦等聞其言率馬兵詣
軍前乞死亓蹤狀
追至馬灘賊已破李重老軍斬入將頭送軍前軍皆驚恐
失色公笑謂曰八將者皆吾所熟見之皆非其面欲假
人頭而紿我也軍中乃定公令軍中曰賊過臨津則京
城易撓必及其未渡決死一戰至則賊已渡而　車駕
亦已南狩矣元帥令諸將曰京城已破莫與交鋒急從
西湖渡兵追及　車駕公不從令曰軍法兵有進無退
乃與鄭忠信疾馳分據鞍峴朝日賊覺官軍已先據險

以衆兵攀谷緣崖蟻附仰攻官軍步弱莫敢出氣副元
帥李守一以千餘兵來會公立於矢石擊鼓督戰大呼
曰明璉中丸墜馬兵氣稍進搏戰自卯至巳賊勢已挫
將士戰益力守一擊破頭局頭局者降倭勁兵明璉中
丸而退大軍遂潰走入城中忠信欲乘勝追擊公曰不
可旣以寡克衆天也不數日兩賊之頭可致麾下窮寇
莫追亦兵戒也适明璉亡去至廣州爲其下所殺降
時有西憂急以公習於邊事而又遺愛在民拜關西節度
使使兼兩西巡邊使以龜城爲行營自适作亂後功臣
等疑其黨甚屢起大獄人人自危自公出塞亦自以得

死所云 并碑

丁卯正月賊兵夜渡鴨江陷義州列邑崩潰無敢嬰之者
公以安州爲敵路必守之地率隨營裨三百餘騎疾馳
僅入城門敵之先驅已渡淸水薄城下矣與虞候朴命
龍牧使金俊及本州中軍梁詡國千摠林忠恕等爲守
城計時倉卒號召城中軍民合主客老弱不滿數千不
待與賊相角城中人已知其必不保然公與諸君惟以
忠義相激厲誓同一死 藥泉南九萬撰忠愍祠碑
公次子斗柄同在圍中公上念 君親下除子危使之持
啓馳驛仍省大夫人 其狀啓曰萬死之外更無所爲云

降將弘立蘭英叛入淵時在賊中迭呼恐嚇動搖城中人公厲聲曰受命守城一戰決死職耳何恐苟活與賊羯狗同之哉軍民知公有必死心皆感泣 謚狀

賊知城之不可下乃縱兵合圍內薄登堞公與將士歃血誓禦終日拒戰乃暝賊始退翌朝以城東隅低且夷易攀援簇矢攢射驚散其守卒萬足齊躍一擁而上公登譙樓射賊矢既盡爇火藥自焚 忠愍祠碑

嶺南人鄭延祿公之褊裨也寧邊官奴愛男終始隨公者也皆在公側火未及爇公揮手使之急退二人大哭曰公死於國我等死於公 攀欄不去竟與同死

以興到任以後不恤軍卒頒事刑殺防守之策全不留念
及及是人有責之者以跳虜致敗則以興曰功臣輩忌我
縱人譏察不得不如是耳 日月錄
母柳夫人年幾八十聞公城陷自殺哭之曰家世將族父
既戰而死子又戰而死其死皆不慚於古人又何恨 碑
先是大夫人從公于寧邊丙寅秋公使夫人奉大夫人避
未寒還京時邊耗不甚緊人莫曉其意或有問之者則
不應而慨歎而已未幾亂作人皆服公之先見
公之未沒也其再從兄春城君以雄航海朝天留玉河館
忽見通衢高揭紅紙書公姓名詢于譯人曰此個國守

城死事臣南某書名徇衆乃天朝襃節之殊典也春城
始知公死哭臨于名下華人知爲公之族也待之加禮

忠愍祠碑

公豪邁有氣槩不事細節好施自親戚隣里以至踈遠貧
者多倚賴焉平生愛人禮士推賢讓能不媚權貴公之
陞官罷官得人之死心皆以此也碑

公之通判于義州也甯瞻爲尹過公甚欵由致厚意後見
其援權逞奸不跡其門在湖營時其奴橫於邑里吏莫
敢誰何公縛致而杖殺之甯瞻嗾臺官論其峻抵罷不
悔其節槩嶺右也任弘家陝川相去不遠而不一問廵

歷列邑時道其門外投宿於近處山寺仁弘遣其孫要
與之見而辭以疾不往其確然不屈於權勢素所畜也
完平蔡村兩相公及柳川韓公皆被謫於光海時寓在鄉
曲素客習者皆縮頸而過其門公則曾所不知而無卑
价起居或曰何太薄於相知之舊瞻而厚於所不知之
三爺如是乎公只之而已 行狀誌
公安州時戍倭在邊者公特撫綏甚善及倭從逆叛自中
相戒曰慎莫犯南爺無以報德鞍峴之戰將士獻俘公
皆不殺曰彼皆吾民脅從何可盡殺諸虜皆感激涕泣
欲死益州百姓為之畫像以祭之水旱疾疫皆有禱謂

之北神祠云

公死後十年有南漢之敗鄭公蘊丙子疏曰功臣等擅國用事猜忌才能幾察日密籌臣不敢論兵將臣不敢治兵南以興臨死歎曰不得鍊一卒習一戰卒至於敗此悲痛之辭云 并碑

當是時在 中朝則遼瀋繼陷在我國則二帥生擒而賊與我只隔衣帶水耳其勢凜凜不翅千勻一髮之危國家既以瞑夜之虞托公則雖掃國內精勇盡屬之而軍功爵賞皆決於外不從中覆如趙之任牧猶俱其不濟奈其時縱經逆豎餘燼未定東國諸臣不能無猜防雖

以我公之忠藎勳勞素見服於中外者然猶伺察非常
凡有上請無一可之者麾下所領唯偏裨所統若而人
亦且首尾畏忌常慮齟齬之域中刋章之或及秉鉞三
載不得一聚兵習操器械不得鍊城池不得修以一危
必破之孤城當天下無敵之强賊終不能如安市之全
城而只得辦睢陽之殺身在臣節則無憾其於國事何
哉公之在圍城刺血書啓至今讀之有餘恫焉雖然當
公既沒爲敵人詐衆勝長驅傳漢師窺江都宜無難者
然且駐軍中道宿留遅回媾和而撤去者非畏我非愛
我實緣兵鈍於積日之相持心憚於滿城之效死氣奪

自沮有不得極其力之所至故若使丙子之再剏也有能當兵所衝立壁而怒賊使之桑疾於一城而與之終碎如公之爲者則未必有南漢之事南漢若不下則中原之不支亦未必如丁丑以後然則當日我公之守此城非但係本朝存亡亦且關天下興喪矣 忠愍祠碑

李重老　忠壯公

字鎮之青海伯之蘭六世孫萬曆丁丑生　寅廟乙巳武科癸亥反正時以伊川府使同擧義振策靖社勳二等封青興君甲子适變以京畿江原兩道防禦使戰死于江陰之馬灘年四十八海西人立祠離

上　賜號忠烈

公生有異質甫六歲吐語驚人七歲母喪不離喪側哭泣不異成人考松溪公諱奇常稱曰繼我先祖烈者必是兒也

乙卯爲捕盜從事時李爾瞻方生數倫日不足娥奇自獻

都首相不附己百計除自獻作匿名書緘以錦囊誣自
獻陰戴　母后嗾其客李守白潛投捕盜郞直慶久之
守白受爾瞻持來脅公曰爾得凶書而不發矣公笑曰
諺曰狐埋狐搰我是人也何得發兇書守白恚而歸爾
瞻聞而大怒屬都承旨韓纘男招公責之甚苛辭色俱
厲公徐對曰匿名書雖父子間勿傳為律甚嚴我雖愚
何敢自陷國辟纘男語塞而止是時大獄不起公力也
戊午以公為舟師將領京砲五百屯江干以備西時羣小
慫慂光海錮閉　仁穆大妃已久筠闓大術又為倀鬼
辟倪　西宫謀因除夕儺行大事有耳者莫不聞公謂

具綾川仁屋鄭錦南忠信曰三綱絶矣國不亡何待吾
聞忠臣不避危吾等決一死鋤殄此三賊惟力所及矣
上將 母后一日禍 社稷庶有賴哉遂相與歃血約
日屠三賊公退有憂色人或曰君怯耶曰業許死何怯
之有但不能聲罪致討則後史書之曰盜殺李輔國奈
何會筠等自發覺伏誅公匡復之志實權輿於此也趙并
龍川絅
撰碑
辛酉拜伊川府使時土木大興且有閭左之戍而在縉紳
公靜以鎭之一境晏然
癸亥反正拜忠清兵使未赴移江華府尹以保障之重也

時安置光海父子於江都公將行 仁祖召公前席諭曰卿知卿先祖所以事我 太祖乎對曰臣嘗聞之 上曰卿宜念哉君臣之間貴相知心善遇廢人以安其心公拜謝之任待光海禮敬備至其始也光海自狩形跡凡食物之入輒使人先嘗既久而乃釋然感悅焉并文谷金壽恒撰謚狀

甲子正月李适反于西邊變書至 上召諸臣問計咸曰賊鋒銳而發其卒必鍊難與爭鋒莫如扼險要衆其弊公獨奮曰适生狗鼠心 耽耽京都而來我若持重而避之賊勢日張何弊之來以賊遺君父諸君能我不能投

袂而起　上壯之夜拜西西巡邊使居數日聽羽報賊
乘大路穿山郡間於是改公京圻江原等道左防禦使
撥以都監卒僅二百餘邑編伍一百　公慨不言兵之寡
弱難用聞者已知已有捐軀之志矣　上特賜內廐馬
尙方鎧仗以寵之

時體察使李時發副元帥李曙開府兩處號令錯出初令
左右防禦使守新溪石嶺既又令遮截馬灘公謂右防
禦使李聖符曰此去馬灘五舍而送師期才隔一宵艱
兵疾趍亦犯軍忌然吾等受　國厚恩要以橫死陣前
爲報效地安顧其他我却一步軍即行軍法君却一步

我亦如之遂相與慷慨扼腕而行并畔
馬灘去石嶺百六十里捲甲疾趍行一日一夜兵至猪灘
距馬灘尚數里地居上流兩防禦因止軍合兵背灘而
陣時平山府使李廓延安府使李寅慶先聚兵守馬灘
豊川府使朴榮臣甕津縣令尹廷俊皆以兵來同守馬
灘而體府裨將前府使李師朱亦自奮以卒四十人助
戰入于防禦軍中於是追兵先攻廓寅慶廓寅慶不
戰而奔進攻豊川甕津兵連破之左右所將本爲合不
滿千人又一日一夜行百六十里飢困甚見下灘兵奔
敗皆崩沮追兵乘勝進圍之數重公率諸將搏戰甚急

力不能格於是知事之不濟義不辱赴水死右防禦及
李師朱朴榮臣尹廷俊等皆死之西溪朴世堂撰忠烈祠碑
賊將守白嘗以投書時事銜公次骨至是爲逆賊心欲以
徼功乃逞憾於公屍 上聞賜棺材喪需發夫運葬遣
官致祭 命贈兵曹判書月廩妻子以終三年自節日
練祥之外常時 賜予優渥至不可數行狀
公爲人風神儁爽器局弘毅平居莊重寡言笑雖值急遽
舉止安閑不失常度遇患難處然順受不爲苟免計至
臨幾應會奮發勇斷論事是非確然秉正不以威武利
動有所奪

李甫瞻與公有戚誼且居同里及其盜秉屢擬公邑宰欲
得一謝而公竟不迹其門
在伊川有一人造庭自言新寓境下願得存護公文公諦
視其面目即命下獄曰此必慣得賊也衆莫之信後數
日有一老人來訴曰此乃我叛奴殺我稚子而逃者也
公即以出付殺之衆皆驚異以爲神
公平生不營産業磽石屢空而處之晏如常曰士旣許國
當一心奉公切不可營私以此自勵亦以此戒親友妻
孥相對亦未嘗聞鄙瑣之語也當食有異味輒不盡而
輟曰人臣遭此多艱何可擬口腹之養耶

昏朝時有一債帥以五百金賭得黃海兵使黃州故稱病
鄉公心鄙之戲曰藥有千金之方未聞病直五百金也
其人大慚
反正之初逆家臧獲聽勳臣自擇而公獨不以經意恩賜
亭榭在江外三過其下一不登眺　賜第之在城中者
亦無所增飾 並狀誌
乙丑春　上下備忘記于政院曰逆适之變將士畏縮列
郡風靡賊之所向無人遮截李重老獨以貫日之忠奮
累萃之志不計強弱冒刃直前力戰死而後已其忠勇
義烈千古罕有予嘗念之擊節稱歎云 政院日記

公所將弱卒不滿數哨且非公素拊循士大夫與驅市人戰何異矧惟奔北之將以等夷視公不肯受約束矧惟擁兵諸鎮徒從壁上觀不肯出一卒以助公公果舍一死無適也公死之後賊恣意豕突傳 國都而止遂使乘輿蒙塵京城蹀血如使死者有知公目殆將不瞑於泉下矣然丁卯之難安州二帥視死如歸丙子之難炳節者倍之則庸非公風之耶主辱臣死之義公可謂知之明而行之確也 碑

金浚　壯武公
字澄彥古阜人二十四登武科歷喬桐縣監　仁祖
朝拜安州牧使丁卯胡亂守城死之　贈左贊成旌
閭
光海時公遯跡漁獵十年不仕　仁祖反正與知翊戴之
謀三遷爲安州牧使
丁卯正月二十一日虜兵陷安州　兵使南以興牧使金浚
死之前數日城中聞賊兵且至爲死守計二十日賊渡
清川江貿和甚急城中以軍官備以甲軍送探賊情賊
將曰汝三里之城數萬之衆何罪而妄欲相拒自取糜

內之患乎急出降飲三杯而還之諸將慴慄莫敢言戰
金浚奮臂曰當竭力捐軀以報國奈何臨亂舉有偷生
之舉乎即令譯舌登城呼曰我國只知戰共死而已本
昧降和耳賊曰明日屠城勿追恨是日黎明烟霧不辨
咫尺賊吹角回鳴鼓颺驕萬騎駢進城中砲射俱發墜
死山積而賊前仆後繼又驅槖駝運進長梯一時登城
彼此相搏勢如風火力不相敵而賊已滿城追逐亂殺
以與浚手持焇俤倚營樓而射賊賊一時圍進遂大焇
俤屋宇并騰以與浚與諸將皆燒死賊之死者亦不知
其數浚等既死而肥膚尚全賊退後州人斂而權瘞日月

先是朝廷以安州爲近塞大城推擇公拜牧使兼防禦使而遣之然手下無兵募得僧軍千人頗精銳朝廷以爲不便而罷之公計無所施嘗私謂丙寅通船使償價曰方今二閫不敢治兵吾亦徒擁使號敵不來則大善來則君輩當知復枉死也有妾金氏有聲女年十六者在任所女新嫁爲羅生妻羅父方守鳳山聞敵將急走人請歸公曰敵已入塞吾不可以出私爲不許城未陷宜春公又欲使有聲齎狀詣京公曰此妖道也亦不聽及城陷與之俱死 藥泉南九萬撰忠愍祠碑

金良彦

字善益晉州人萬曆癸未生丁卯胡亂爲兵使南以興守安州力戰投水死　贈判中樞旌閭

公天性至孝常曰人當爲父死孝爲君死忠人皆異之其父擢武科屢立戰功超至訓鍊正戊午深河之役死於牛尾嶺公北望長號幾死復蘇三年之後尚爲素服不與人戲笑宴樂大書復讎二字佩之募得戰六子若孫五百餘人名曰復讎軍日夜講求復讎之義常不釋刀劍旁矢冬日氷合則率其軍戍邊

甲子适變公奮然曰此賊未滅則復讎其可望乎請於都

元帥爲斥候將轄開千里鞍嶺之戰戮力殲賊朝廷錄
勳授軍器主簿又除泰川縣監公曰 聖恩則罔極而
錄勳非本心也况又官乎抑情行公則假復讎之名爲
官爵之餌也三上書力辭仍爲戍邊恒如敵至
丁卯虜至公入守安州屬於兵使南以興唾手抵掌曰此
讎可復吾死有日矣敵逼城下城中洶懼公謂主將曰
事在急危背城血戰決一死生豈可苟免乎堅守信地
顧謂其徒曰惟有一死不失爲忠孝鬼豈可退一步幸
生也皆應曰諾俄而敵兵梯城矢下如雨公手挽勁弓
射殺甚衆敵不敢近前回視中營烈焰冲天公曰主將

已死當竭力巷戰以償此心耳大壹持鞭桄奮迅擊殺
敵公敵而復合公大呼直前殺十餘創四顧無援遂投
池水而死數日其子入池覓屍怒氣勃勃如生 [illegible]

李希建

字　延安人登武科歷安州牧使龍川府使　仁
廟甲子錄振武勳封洪陽君丁卯胡亂戰死于雲巖
甲子李适反公以龍川府使將兵從元帥張公晚追賊惰
憤欲戰每歎諸將逗留及鞍峴之戰公令精砲兵重在
前射手居後令曰賊兵在遠則射之到十步之外始放
砲賊冒矢石緣崖而上有一卒放砲公手斬之俄而賊
到十步外衆砲齊發賊遂靡爛而崩賊　平回軍人曰
何不待奏捷論賞乎公曰我以守土之臣不得已離任
兩西來豈可逗回顧望於此也遂引兵而去　潜谷筆錄

公謂龍川當賊衝爲關塞要害而邑治無城壁可守龍骨
山形勢險絶若築壘峙粮緩急入守則余玠釣魚之功
可坐辨也乃請於朝身負木石爲吏卒倡衆徒齊奮不
督而勸六閱月而功告訖 張溪谷維撰 龍骨城碑

丁卯正月虜兵陷義州長驅而進犯龍骨山城希建率兵
數千守城城中有内應之謀希建棄城出

前龍川府使李希建討賊敗死希建勇冠諸軍龍骨之不
守出於形勢之不敵而自出城之後住近地爲討賊計
聞監司金起宗在境内尋往同事適朝命奪職從軍希
建常滂沱傷歎每覘賊路乘時討捕一日乘醉而出赴

宗力止之希建曰罪大功獨當以一死爲狀具道淋漓

至甫川境爲零賊所遮死焉并日月錄

龍骨鎭守將叛人張士俊以城應賊府中士民相率倡義誅士俊推郡人鄭鳳鳴爲將悉力死鬭殺傷無算賊大敗而遁不敢復犯當是時虜兵乘勝勢甚盛名城巨鎭望風摧敗而龍骨以孤城彌卒獨能卻敵立功使關西一面隱然有恃皆希建得人死力之功龍人立碑紀其事紀年通考

公居官清儉雖隆寒只着裌衣單袴足下襪而穿靴行無寢具只以二十年羊裘束於鞍後夜則展面而卧膝以

下皆出人以好衣給之則侵而不着以賞士卒之有功者滑谷舊錄

洪命耉

字元老號懶齋南陽人萬曆丙申生 光海己未謁聖壯元歷三司吏郞己巳選文臣庭試擢通政拜承旨大諫諫副提學吏曹參議慶尙監司丙子以平安監司戰亡

公幼而穎秀八歲能屬詞居隣鰲城相家一日與羣兒出遊其園鳩相公呼使賦詩公即口占曰相國閒無事惟知種花柳鰲城拊頂稱讚曰爾兒能令老翁悅心爾則為宰相毋若此翁也 李澤堂植撰行狀

二十三擢文科壯元公雖爲親强屈見世道昏亂不樂仕
屛居求志中表有與權倖昵者設美遷啖之不顧然爲
成歡察訪公不介意劬於職事
平安監司尹暄辟公爲從事事未竣仍遣椵島詗事奉事
稱旨又差御史賑救遼民接濟有方多所全活還過説
號牌法以御史復出西關至界聞虜入義州一道驚沸
從者請疾反時尹公猶在閫公曰使事雖有拾尹公嘗
知我今有急義不可不赴遂馳入平壤尹公相見大喜
倚以爲恃數日軍潰尹公被逮公隨至　行在請與同
坐言踏拾爲營救論罷并金清陰尚憲洪仲道瑺

爲親養乞出爲安東府使府素劇難理公益以剛敏從前
疑獄滯訟文決無冤民有兄弟相訟者公責以恩義使
自悔止有貧窶不成婚嫁者官與爲資俾無失時公自
奉簡儉而爲大夫人致養上壽盡誠備儀推仁境內縣
八十以上老人春秋設宴閭境稱焉
爲承旨時申得淵使瀋陽議增幣事被虜脅持恇怯失對
卒見斥辱而還廟堂議再遣使僉當得淵亦張皇歸實
請再往自了公上疏劾之曰歲幣請定之事機甚緊而得
淵不念國事卸節見誘至於借船攻島助兵西犯等事
我國難從決不可從而得淵不能據義斥絕彼之難從

之請將自此益肆且兩麥到此地頭豈不知此虜不可以皮幣彌縫而一向增加貢幣萬一令茲增幣維得紓歲月之急若明年請借船又明年請助兵其將應之乎不應則前功盡棄而兵必至矣為今之計莫若曉諭中外先自奮發以令見卻歲幣散給西路兵士爰整師旅務為自强之策則虜必不敢容易侵我矣請先正得淵辱命之罪克懲前失毋貽後悔 上下其疏備局但回啓贊美之竟遣使增幣 并行狀

出為慶尚道觀察使辭行 上命中使宣醞賜豹皮御藥嶺南郡邑最夥民俗喜訟積案多不能勝剸公剖斷文

盡有以安東時決遣者紛進賂投公舉其歲月叱退之
諸老吏吐舌不敢有所欺時 詔使迎送所需品物猥
多當均賦列邑拾期會京而邑大小田賦多寡不同掌
故吏老於其任者皆不能暗記公適巡到營偶吏請取
營中故案計往返稽留幾浹旬公命吏持筆一一口授
後視營案毫髮無爽於是益稱公爲神明 宣祖朝益
城公嘗再按本道甚著稱父老聞公之爲貢嘖言益城
公有孫也 神道碑
乙亥冬拜平安監司丁卯以後西關兵政殘壞前後使臣
以安集爲名舉措克以餙男使帆嬉愉度日城池兵械

弛廢不舉者垂十年公至卽大閱艦軍親教以行陣進
退軍民改觀抄增精兵三千爲之兵使自募材勇爲牙
兵別造軍器皆精利用足每坐衙躬自教鍊砲射諸技
日以爲常廟堂本以慈山城爲監司守禦信地而城
淺不滿一丈粮無宿儲公募丁補築積一年粮用公常
歎曰使我先一年受此任兵備豈止此耶慈城舊有瓮
朝守將崔春命死事事蹟公爲建祠以矢已志
丙子瀋陽遣龍馬兩將來議建號事一路洶洶待以待中
朝使之禮及抵平壤公故抑損其儀龍等甚慍憚及發
言使事公折之曰我國臣事 大明如天經地緯爾國

所議事非我國所當預聞也龍曰西㺚知天知我故歸
附我國矣公曰我國之天在於 大明 龍等不敢復言
公夕歸衙館夜深鄭命壽與傀撻一人潛來謁拜且曰
令日接龍將公言何太峻耶仍袖吳貂皮稱以龍將私
遺公正色曰凡禮幣當以正道交際豈宜暮夜相投命
壽再三叩請公終不受龍等大沮既而羅德憲李廓等
以春信入瀋汗果僭大號告天受賀於德憲等參拜又
作書稱勅璽畀辱我國付德憲等回德憲等不能非行
到通遠堡潛置於籠中托以載重留付舘人先使人馳
啓探試朝廷莫得旨以回還使處置自朝廷出而已得

免罪公詗知屈辱實狀忿憤涕泣即抗疏列數其罪請
斬西人頭入送瀋中且遣使責以大義以為振作之機
疏入中外聳動德憲亦被臺論謫戍西邊矣行狀
公以為平壤西方咽喉不可棄請築子母城為必守計朝
廷不從又請築昌城義三城以牢清北心而置大將於
定郭綫慈相應蓋公意後雖能興畢力固圉數年之後
足以自守則閉關絕使無畏於彼吳其歲增皮幣劉百
姓脊底離終於自斃者功相萬也　上雖知公忠而靡
制和議竟嘗報罷公見朝廷恃和忘備計畫不行積成
憂疾形容憔悴或謂公何不自愛公歎曰此時何暇私

七尺軀也但失今不圖則力已竭民塗益深我不得和
不得避亦不得我則惟有一死耳使臣從西來者皆以
公病上聞 上憂之特勞賜貂帽雪綿 神道碑
虜騎渡江公即諭平壤士民進守山城士民攜挈繼焉以
從公巡城誓死慷慨流涕人皆感動自願爲軍者萬餘
人公家屬從入城而終始不過問鄭命壽女婿在軍中
搜出斬之號令嚴肅軍情帖然大定 行狀
公聞賊過平壤泣曰以賊虜遺君父守此何爲即檄副元
帥申景瑗本道兵使柳琳刻日會兵入援見虜下別將
張應等率數千騎先赴分兵要路以截虜掠屢有小勝

時道路隔斷訛言褒騰使十輩往無一反者不知　上
所在及聞南漢受圍副元帥敗沒促柳琳俱行琳遷就
自解殊無意行公以大義責之自領所部先發至江東
琳始追及說公毋輕動公拔劍斫地曰　君父危急敢
發此言吾寧進死不欲退生琳慚而退公號令明白與
士卒均辛苦食乏軍士以豆為食廚人進飯却之曰吾
何忍獨食此即取豆共食軍中感泣忘飢神道碑
次三登縣聞虜兵在新溪公謂諸將曰今若悉吾衆潛行
襲孽勢必全魁仍從直路東上則南漢賊必抽兵迎戰
行在諸將幸乘此隙出奇得利下道諸軍亦當四集齊

奮掃蕩之機其在此乎琳跪辭曰公言是矣但大事當務萬全今用新集節軍直衝大敵恐未見勝勢莫如遮從間路尋見都元帥與諸路俱進爲得也公曰君宿將也策之亦善遂從伊川路而行聞虜陣在前琳欲避入安峽境公怒曰君意每如此遇賊則戰何可避也遂進擊玉燈驛屯賊走之收其俘畜以餉軍至平康又聞虜兵遮路琳曰南漢尚遠果與賊遇前路必大陣連亘吾決不能敵須以今夕移營暗從北入安邊境覘候來險以東公愕然曰本用吾言由新溪直前則勝負今已決矣令入僻路糧盡卒疲則到處淹留猶不思君父在

圍一日難保乎自此戒當獨行公可任意促引兵先發

琳遑遽摧謝

到金化縣又擊前踞屯賊斬首數百級餘皆遁去公召琳

詰事曰前者所逐北者皆小敵耳今已近賊圍前面必

有大敵来襲恐不能相救願合陣爲備是丁丑正月二

十六日夕也琳與公中軍李一元行視陣地於縣北柏

田山琳先占高阜一元占次阜日暮移陣公追至見地

勢失險欲移就山冢以犯夜且至但令琳兩陣魚麗相

合琳佯應以羸卒數十人爲陣尾綴于公陣西角而已

李一元者曾以姜弘立副將降虜得還依附勳貴實與

柳琳表裡公每憤琳退撓欲以軍法誅之一元伏虜縱
鮮琳之陣于高阜蓋欲令公先受敵兵已得觀望左次
計也是日虜九江間西兵入援自南漢須數萬騎到縣
西數十里夜治楯櫓詰朝將戰軍勢甚盛公偵知即諭
諸軍曰此南漢敗卒也兵雖衆所用者不過弓矢汝等
但堅立勿動逆發火丸何不勝之有衆皆響若整陣以
待平明賊果至驟若風雨迭犯東北南三面公督衆拒
戰千銃齊發賊皆披靡死者相枕自卯至申勝負未決
於是賊知琳陣尾無良合兵先犯之琳淺陣因而潰亂
賊遂擊公陣西角公遣出左右射手助戰而連呼柳琳

來救琳不應公遣軍官使取琳陣上一將官頭來未又
徃琳脫鎧披髮而走一元知不支策馬先遁公大呼曰
等死也何不即此戰死乎時琳精兵聚擁萬餘人自爲
戰琳初匿林藪中軍士尋得之擁置軍中無所號令一
元亦馳入其中左右勸公移就之公笑曰吾豈入琳陣
求活耶此是吾死所也徐解兵符納纏佩付官僮曰汝
以此免即凝坐椅上手弓恪射矢盡而挺劒擊刺身集
三矢自拔之神色不變遂遇害順安縣令許略等同死
者十餘人餘軍脫入琳陣殊死戰日黑賊退走琳自以
戰捷上聞并行狀

公麾下卅洞等覔公尸赤身在地心下尚温從琳兆衣殮

出慢語不與衣儀頃而終洞等脫衣棺斂瘞于碑傍賊

復至發棺暴屍適有赤幕公者過之諭士民共負埋於

深谷其後改殮歷寒温四十餘日顏色如生 神道碑

公殁後平安都事田闢及從軍儒生趙時說等上疏陳

公終始義烈 上臨朝嗟悼爲之出涕曰今殘破爲方

伯死難者只有洪某一人 命贈吏曹判書兼兩館大

提學又 命官庀喪與諸道護送其家屬廩給老母疾

病與醫藥終其身旌表門閭錄用子孫

趙時說疏略曰金化南山有東西兩阜而東阻險兵使先

據其東監司軍其西覘者曰大敵且至先鋒帶甲者甚
衆監司笑其怯與兵使巡歷營陣令曰必死則生幸生
則死一乃心力蔑不勝矣一軍聳聽其相戰也敵死於
砲甚多賊屢竇齊攻順安縣令許輅所守處監司遂送
手下兵以救之始布陣時令中軍李一元相其形勢一
元與兵使偕兵使先據險監司陣地反居易地而去兵
使営不數十武使之合陣則兵使伴張龍卒實不相兵
會暝不覺察至是督使赴援又不肯歒乘虛輅竟戰死
時臣獨在監司側正當矢石請少退張目叱之曰爾何
敢妄言我退則軍皆退矣與戰良久物故相當忠孝伯

大呼直趍射殺其先登者砲手金奉張樑等乘勝追斬廿餘人我勝而散乃縱兵金識鋒李尚白金尚俊池德男池承蘭宋繼仁等皆以將校手刃搏戰死監司挾嗣奮呼終不移趾步麾下李忠伯申德嶺方械朴洞李元龍宋天則朴洵李時白具陽升朴與龍等及別隊遺兵與卿琳軍依險阨各自力闘砲射迭發敵死塡積大敗而適日且暮矣忠伯洞元龍等舁監司死處身中七八矢而反背帶鉤痕時白元龍脫其衣襦歛而藁葬之又曰向使監司從琳言取安邊路則能成金化之捷可云云 本[illegible][illegible]置泉 旗精忠碑

公疎眉晳面儀表秀朗處己待物一(主於和厚常時在無)
異於流俗而於義理可否確然持正一毫不撓才局周
備遇事坦然絕無矜飾樸素庶然有大人識度少時惟
爲親仕宦竭力營甘旨藥餌及貴顯以恤親戚必先并
獨常置館給資者數十人
銓郎時族人以帽子來贈辭不受嶺東有鄭家俯瞰其人
恒不安嘗請以廉價賣與公公曰吾方以銓官嫌有隣
屋於義有嫌且先世遺基不須加拓也亦不許官歷顯
要家無長物雖書畫雅素之具未嘗妄求於人(并行狀)
公嘗曰一時區區是非爭可也不爭可也和戰之未事必

不淵士君子立心當於此驗或言殺身何可易言公曰男兒當死不死復何足觀仙源先生無諸芥子當今人物當以洪某為後進中第一 神道碑

公博綜日者書世稱奇中而罕與人費占頗嘗自謂吾運氣厄于丁丑幸遘過則必久壽至是而果符 行狀

公自入慈母至出師勤 王恒在軍中不與妻子相見少暇必展書汎覽司馬臧諸篇究古今人成敗事輒笑歎樽酒凜然有古儒將風所在推誠感人關西部曲聞公喪哀痛若親戚自它所過公戰場者莫不嗚咽流涕不能已嶺南士民亦然 神道碑

先是廟議布置西事謂公新進文士監司且不專掌兵第令鎮撫一道筦應諸郡耳然公自任捍衛未及期歲揀練新兵幾於有勇知方城池糧械倍舊孚完及虜騎深入當道大鎮斂兵坐視而公首遣輕兵勦擊賊後繞而孤軍赴援轉鬬直前雖少不敵衆無救而敗猶能摧鋒落距使虜扶死救傷不獲全勝以至徒手奮呼死不旋踵此其勞績義烈足以暴於天下爲國家重夫豈一死之爲諒也行狀

崔震立 貞武公、

字士建慶州人 隆慶戊辰生 甲午登武科 歷慶源慶興府使 京畿全羅水使 官至工曹參判 丙子以公州營將死於險川之戰 年六十九 贈兵曹判書

壬辰之亂 公與芬繼宗 從府判官朴毅長在行間 未知名

公之家在府南 賊數十百人屯據其中 公請府尹尹仁涵曰 此去道左有先人藥廬 聞賊聚其中 民雖萬切 請先嘗之 尹公壯而許之 公夜率倉頭數十人 塞其門乘風縱火 賊皆燒死 其從屋上穴隙而出者 輒射殺之無遺 盡得馬銃槍劍 輸之官 州人無不張膽而出 願從公

討賊衆幾五千與同時應募者金虎設伏于彦陽境斬獲甚衆乘勝而前遇賊於蘆谷破之又戰于鵲洞虎中丸死公不少挫戰益力以遏賊衝慶之四封賴以安帖而上功之時讓與戰士故褒賞不及焉

丁酉賊將清正築壘于西生浦放兵四掠淬敢死軍數百擊之射殪無筭公亦膝下中丸顔色不少變 州誌谷 舊錄

朴毅長為府尹忌公名績誣以遏死將斬之中朝經略楊鎬素聞公名救免之公憤曰我與其無辜而死於忌帥之手無寧死於國馳入賊陣丸洞右頰歸而剖背出丸人皆壯之 紀年 通考

李相德馨體察兩南承命大發力戰壯士擇一駿馬給之
公辭曰是賊入而爲官者義不敢受李相深加歎賞 [illegible]
趙絅撰碑

庚子上遣御史犒慶尙戰士以奬之公與諸將士詣
闕謝上召至殿門外問以討賊首尾及當今急務公
敷對甚悉上嘉之賜酒及弓矢拜呂島萬戶武兼宣
傳官皆不就 潛谷舊錄

壬子天朝指揮使黃應暘來詗倭奴過釜山時公以咸陜
兼行釜之別將事黃經聞公求策報且見勸農備武時
粮敵戈與他鎮異到漢京嘖嘖稱說不已

甲寅除慶源府使秩滿歸也歷鏡城判官李潤雨與公素
相善欲試公歸名妓侍公酒所數日公終不回眄李
歎曰令日始見剛腸男子岳武穆何以加北兵使金景
瑞見公衣袍弊裂以新貂爲贐公不受
庚申李貴盡時發鎮平壤引公爲別將明年除高沙里僉
使李公曰僉使人皆可爲此時別將非公莫可啓留之
仍令公將武士二百屯良策時漢將毛文龍困於金人
敢卒多投我者一日金兵尾漢人搾至公與偏裨誓曰
彼如有轢蹙我我當死金人唯賊漢人而去毛將接伴
使李馨遠聞于朝於是公置對對以實命減律配蔚山

初貧輩聞公被拿謂人曰崔某素如洗餓死獄中必矣
劉營儲布遺之公辭曰我輩重安敢辱公周矣交友正
乃放還
丙子西事急大駕入南漢危與奉天等四方勤王師有頓
而不進者有半道爲敵所擒者獨忠清監司鄭世規提
偏師單進公以公州營將慷慨前行行至龍仁險川距
南漢未一舍分爲左右軍公在前監司在後以待敵敵
夜引其兵之殿者合以攻我我前軍先潰賊騎勢如風
雨軍中無人色公植立不動射必殪賊矢叢兩膊及耆
曰爾等不必從我死我則不離此一寸而死爾其識及

敵退諸孤與從公吏果得公屍於其處身被數十創夫
集如蝟面如生事聞　上爲之吒惜者良久
丁丑判中樞府事金時讓建白忠淸監鄭世規之赴難也
謂震立老不宜戰陣代以他將震立輒結束佩弓刀騎
馬而前曰吾老不合戰陣固也顧老者獨不能一死報
國哉卒如其言而難之立節震立爲最敢請褒美之典
敎曰可於是禮曹及議政府請奚祭贈旌咸報可
大夫士遇變故則以身易節者相銜立論遂古丁卯之亂
南以興金浚死於安州戊午之役金應河死於深河丙
年金尙容沈誢李時稷之死可謂彰明較著而論者

獨以崔公為翹楚何哉拜大將當一面者不死於敵死
於法安得不死況輔翼受命之臣哉惟念應河以一偏
裨名立異域比公幾矣顧應河方壯公亂急應中東北
令公亦於卽進兵不進在吾閫狹而自不勝悵主心從
容立陣前辦一死此非心安乎義七十年如一日者不
能也其所蹈烈可謂卓乎千古者矣跡公平生達乎分
符雄州巨鎭是臨是尸非一二止視千金如屑嗾人熟
不以為得於性者其然公之得於性者忠烈廉潔特餘
事耳 碑廿

[illegible]

林慶業　知中樞府事忠愍公

字英伯平澤人萬曆甲午生戊午登武科歷防踏僉使樂安郡守定州牧使寧邊府使義州府尹平安兵使壬午逃入中國乙酉俘虜中丙戌東還下獄死五十三　肅廟朝伸冤復官　賜謚

公自兒時英爽不羈與群兒戲必累石爲營揭草爲旗作戰陣狀而身自爲帥群兒皆受其約束不敢違見者異之及長騎射絶人嘗受史至項羽傳書足以記姓名頓學萬人敵曰此啓我矣自是益喜論兵以將帥才自命

行狀

公以弓馬為業大丈夫三字不絶於口亦好讀書常慨然自歎曰吾禀天地之氣不為物而為人不為婦人而為男子惜乎生此偏邦將局束以送一生也乙峯集林將軍傳

丁卯虜警甚急公時守樂安兵使以為右營將而監司又辟為中軍公馳見監司言曰今兵使為進戰之將公則殿後而已而某願在於一戰以死國願為兵使監司義而許之及倍道至江都則虜已講和退兵矣公既不得戰則奮曰朝廷與我精砲四萬可以從殲彼虜矣洗劍鴨水而歸耳

公在西路等監蔡龍骨雲暗凌漢諸城時劉興治陰與虜

連洲受虜數百騎虓痛併兵而置軍中為腹心將以捆島衆援北其詐甚秘而公已逆料其必敗一日公在雲暗望島甲有兵氣急緊民蔡濬垣曰三日内當有虜兵之自來就囚者聞者莫能測已而與治果為幕下虓世煋等所斬虜騎之詭降者果奔我境公命盡囚之所蔡媺見者莫不以為神宣川府使李滋欲回盡贓之公復曰恐後有來索者盍少待以觀変乎滋以公言驗不敢追未旬日虜以數萬騎迫城怒索公盡贓而與之遂以無事始虜諫以公不殺為護賊合啓請拔律至是爲傳而朝野始服公先見

壬申丁父憂明年還邊益疎方伯元帥交奏言邊事非某
不可任遂起復拜清北防禦使寧邊府使又監築白馮
山城時中朝將孔有德耿仲明叛據牛家庄公約天兵
夾擊殺獲適會虜救至奪去　皇帝以公有先登勞勅
擢摠兵賞賚甚厚又賜金花插頭以榮異之
拜義州府尹將辭陛言於廟堂曰虜雖與和不可信願得
滿萬兵以備之廟堂不許公又請得財帛以安集流徙
乃與白金千兩錦段百匹公至則設常平倉二所貴以
其所請得者貿遷唐貨出入取贏竭力撫摩於是流播
還集戶口日滋又置十二屯使兵民雜耕而各食其力

一境賴焉

丙子再莅義州復申乞兵之請而亦不與樂靜趙公錫胤

上疏曰如謂某非其人則不可任也旣任捍邊之責而

不許守城之備何也某爲國盡誠將領中所未聞也豈

不揆事勢之難易而故爲大言以慢朝廷者哉臣恐某

雖有可用之才必不得展布而將至於解體今若不論

勵以效死之義而惟其言是從則猶可及也朝廷亦不

能用

公請得海西二萬兵而又爲諫官所沮公悒悒不自得乃

潛遣人越江覓烽燧於松骨鳳凰兩山戒以見賊則各

舉火又盡輸諸屯穀於城中盛積柴薪以藁艸覆之若
峙粮然城中素乏水至是多鑿大池畜水養魚是時亦
和之議方峻信使久不行朝廷使公送吾官告以行李
且至公戒吾官曰使行已後時矣吾度虜兵已動必於
中路相遇若問城中事必盛言其有備也吾官果道遇
虜兵對其問如公言松骨鳳皇二烽連舉公知賊來既
視城中老弱男女纔八百公頓足長吁曰無兵之將何
能為乎至暮命府諜者人持三枝炬多設偶人張旗幟
為疑兵又以急報馳啓元帥金自點沮不以聞而虜騎
已入境長驅矣

南漢既復圍而賊恐西路諸鎮絕其後使其將要虎率精騎三百先還以援應要虎者虜之驍將也所過人不敢問公追至鴨綠江上奮擊斬之盡還其所掠男女一百餘口馬六十餘匹丁丑二月賊撤兵歸以從將盛詰公公曰爲國捍邊見賊不敢不伐也賊曰然則而我過此而縱不擊何也公曰寡不敵衆徒死無益耳曰今人不伐我何也公於是泫然流涕曰　世子大軍皆在爾軍中故抑志而不爲也賊義而去之

虜執斥和人洪掌令翼漢以去將殺之沿路守宰恐懼莫敢與語公出見路次執手言曰士大夫死得其所難矣

公之此行名將與泰山北斗爭高矣公又何恨賁送甚
豊談笑爲別絶無嗟嘮語
虜將攻椵島徵兵於我朝廷命公率舟師以赴既至賊使
我爲先鋒公義不忍自我先犯乃使人言于賊曰我國
之法凡攻城略地其所収財帛盡以與先鋒今天下財
帛咸聚島中恐城陷之日大國与小國爭利故敢以告
仍令軍中歌舞作歡聲賊怪問之則曰此輩方樂其戰
而有利耳虜素重財遂自爲先鋒公又密通于沈都督
世魁使先事應變以故島中兵士及戰艦多獲全
公坐事下吏當編管自願徙鐵山亡何虜又徵兵辞言將

攻錦州衛期日已迫勢不可及乃起公爲助防將使先
赴告以發兵狀公曰黠虜多詐此必假辭微我我若淺
期必斬將以立威耳急發防戍武士百餘人馳赴虜果
撫然曰我已得勝無所用已促後勿遽聞也於是公遂
還而大軍繼至者亦還 上褒諭賜馬
庚申虜攻錦州衛使朝廷差公爲舟師大將以李流爲副
而仍令運納歲貢米一萬石又使親信一虜將率十三
家丁同公船以察其情公潛令舟工日沈數船至南汎
口凡沈三十五船而所載物旋移他船無一見減虜疑
而詰之公佯怒捽舟工貫耳循衆仍命出斬以懸竿其

實用紙頭塗灰也 虜不知也以為殺無奈大驚謂船至
石城島詐言為風飄失送三船於登州以報虜人機密
情形至蓋州衛與漢船遇戰始公潛令砲射者去丸鏃
及戰似甚力也者而輒不勝兩軍死傷者亦絕少虜疑
公有謀乃遂令 其兵佯作漢軍而公前知其謀縱砲矢
大殺虜疑而不敢言是戰又沈二十九船既虜使人来
以公之来遂不及約會處責之仍令命下所載 貢米從
海路還公欲涉虜地歸對曰船皆傷破何能踔得數千
里海路乎虜曰然 從旱路去船隻何以處之公曰船盡
破矣盡焚而去 無所惜也虜既去復以勅来以公之不

放砲傷人及三船之杙以颿失謂與明交通又以賊船遲留不即納貢米為公罪詰責之公曰萬里涉險九死一生而來意謂蒙上國矜量寬恕而今勒諭如此惟當冒死載米前進願得上國舟師以為向導虜夫聞之始令即下貢米又令選精砲火兵及諸壯士一半赴海州衛於是李浣從早落歸公既輸粮盡破其船而從虜於海州伊州錦州衛大勝堡開堡一不與皇兵交鋒虜已

虜始許公還

公自丁丑以後念切京周中夜撫枕思欲以我國款悃一達 天朝其為西間也聞有香沙僧中敬者有氣義可

使邀致幕下厚其供具與同枕處情意既洽告之以所欲爲者歇果欣然請行公即言于申平城景禛質完城鳴吉具奏文以付別搆一洛抵洪軍門承疇歇由木道致書于石城島後又使通信於登州都督府凡三往始達仍留不還時海路斷絕而歇獨能往來故華人號爲獨步僧虜偵知遣使來詰於瀋上朝廷捐萬金得不究及洪承疇降虜虜悉得獨步事會賊臣李烓潛商事覺欲賣國圖生盡以送僧移洛事告之又書公及金清陰崔完城并他宰臣十餘人名以與虜虜迫令朝廷執送完城及公使就對國內震恐始義州之役公忽謂其甥

人曰平生素志正在今日蓋以犯順為至痛獄覺欲投
入天朝而懼禍及本朝未果及亂適虜兵至必死乃
歎曰天生男子必有所用今乃無故送死於虜庭乎至
金郊驛遂杖釼亡命留衣服於楊州會岩寺削髮為僧
與同志僧小明智明出沒於楊口洋泉間朝廷令國中
大索而不能得
公以船商李武余者素善及是往訪謀所以俱入中原者
武金慨然許諾公遂出橐金與之武余乃備舟糧軍裝
又募得同伴數人紿言往海西運穀而公与二僧追及
自稱施齋僧請與俱載行數日公脫僧衣手釼立船頭

大呼曰我乃林兵使也將入 天朝壹掃虜賊衆壬辰
之恩雪丙子之恥然後還我 世子大君有不從者以
此劒斬之皆踴躍對曰惟命遂擧帆向登州路忽遇風漂
泊於山東海豊縣縣人疑爲虜細作繫獄既而知公自
我出送登州舟師將黃龍共言大奇之置幕中共議討
賊興復之事并行狀
甲申北京破虜人入據而天下爲其區域將軍遂被執抗
節矢死虜終不能屈遂付 本朝使价出送身猶漢衣
服而頭不剃矣時賊臣金自點當國殺之將軍臨死大
言曰天下事未定不可殺我矣國人無不哀之傳

先是賊臣嵩遠謀不軌伏法辭連於公及公歸道金吾郎
自中路拿致　仁廟親鞫刑訊公固稱冤　上下詢于
諸推官自點椅之甚力獨南相以雄曰只以亡命之罪
酌處似當　上曰慶業非等武士嵩遠若欲同謀必當
用何必遠送中國慶業常時為人所重況逃欲遁居以
翊同黨時公既上闕而遽死承旨以物故啓　上驚曰
慶業死乎欲言其不為逆何其死之速也爲人可用亦
多功勞惜乎為人所擠殺終陷死地也公之不日殞命
亦出於自點之擠使云
公之亡命也朝廷收公家屬入瀋陽夫人久被留艱苦盡

曰甚夫人曰吾夫既爲 大明之忠臣吾獨不得爲忠
臣妻乎奈何忍辱於犬豕以汚吾夫之節乎遂引刀自
決公所騎馬號能走千里爲人所得入太廟及公死國
人指馬而嘆曰爾之舊主死矣馬即低首流涕長號一
聲而斃聞者益悲焉

公長不滿七尺而望之有威容爲人慷慨有大節其爲將
也能與士卒同甘苦賞罰恩威并行士皆樂爲之用凡
有興築必身操版鍤負土石以故事皆立辦并行狀

將軍之所成就卓犖奇偉求之古今實罕其倫孔子作春
秋垂法萬世自獲麟以至于今二千年所讀此書者多

矣而能知其大義炳然者亦寡矣今將軍以海外陪臣
尊周一心始終如水雖以虜之凶暴終不能屈可謂千
百年一人而已

李尚吉　忠肅公

字士佑星州人嘉靖丙辰生己卯進士乙酉登第歷承旨平安監司戶禮參判大諫大憲吏工曹判書丁丑殉節江都年八十二

戊子拜正言己丑逆獄參於再鞫崔永慶之論壬寅鄭仁弘嗾其徒還論永慶時事配于貴川乙卯爲戶議仁弘之黨又舉永慶事劾罷公退居蘆源別墅値偕之客來試公意誘以利害公厲聲曰世道至此不思扶正反勸我合污耶

丁巳朝京而還時毛將入椵島移咨討糧公以督運使直

以悅衆

辛酉特除龍川府使赴任纔月餘清兵大至與將士募得五百餘人令別將李希建設伏獐山擬絶歸路會清兵從他路而歸公鳴金伐鼓追躡其後多得棄甲牛馬毛將送帖稱賀

癸亥反正除同副承旨差毛營接伴使特加嘉善公即日就道冬拜本道觀察使甲子正月李适反公在鐵山聞變馳到平壤張元帥勸公留本道公不聽策馬先驅追陣黃州會有旨令還本道公以所領兵盡屬帥府還平壤遣軍官殺賊适家衆十三口 丁安州賊平進階嘉義

丙子入江都寓城外十里地聞金兵渡江曰廟社大父何忍苟活吾當往赴城中與諸宰同死即處置家事馳入府内殉節

公孝於親忠於君友於兄弟居官進其職處事必以正所莅之邑民莫不樹石追思而上國之人亦多敬愛感歎者惜乎羣小未免顛躓險阨此天理人事之不可知者也

謫豊川日將行時祀將事之夕犬啣鷄置之前而去公感歎曰昔我外祖丁潛軒頫謫巨濟有此事豈料今日之自見乎聞者異之

仁穆王后之幽閉西宮公爲承旨不勝憫痛斂而出游旋

撥旋逆

龍川之變事起黑夜子垌牽馬請出曰今日捐軀似陟徒死公不可曰吾平生每以臨亂苟免為恥令將安往與其死於城外曷若死於城內乃步入鄉獄瑩文草啓本給親信人報于朝廷清將問公去處甚急至於拔劍脅之無一人言者又為之翼蔽居官未久而民之愛戴者如此

歷典州郡前後凡六而寬恕為治至誠奉公專尚儉素一介不取吏民心服焉

不喜浮華不樂宴飲若遇酒場喧譁處則逡巡而避去 并潛谷舊錄

沈覲

字士和青松人青城伯德符之後隆慶戊辰生官至
敦寧都正丁丑殉節江都年七十
幼有美質家庭之間一於無違僕程文要發解等輯先登
科公喜曰斯已既親吾可以已人甚難之
丙子入江都自矢捐軀先埋神主手寫遺疏以息卿夫人
宋氏宋氏乃舉從容處事以答之公大悅交歡之日夫
人從沈易服北向四拜殉節於鎮江州
外孫朴長遠進其疏 上曰國家於沈覲無深仁厚澤而
臨亂死節先於重臣若非大賢何以至此其妻宋氏同

死之節亦甚可嘉并旌門錄用子孫以表其忠烈

李時稷

字聖俞延安人號竹窓博軒文康公六代孫隆慶壬申生丙午司馬 仁廟甲子登文科歷正言掌令丙善丁丑正月殉節江都年六十六 贈吏曹判書

十歲從大父延顯于江東任所時曺芝山好益謫居其地聞其有師道往從焉一見大奇之稱於人曰此後生可畏也勉以學業後從沙溪金先生遊先生亦心許之

光海末歸臥湖西逍遙自娛不與人交鄉有趨燄者爲猶忻進說願與同死生公笑謝曰生可樂而死可歎也其人慚沮而退

丁卯虜警扈 駕江都拜正言與諸儕叶闓力排和議不

省 駕還棄官歸鄉

公平生自愛其一剌未嘗有要路跡故仕宦常在道塞間

而公常悠然不以為意也

丙子之亂邊報遽至 上定幸江都倉卒變計入南漢公竟

夜追赴門 上移蹕江都還到露梁 上不果留冒死

更進遇賊反走適見妻子扶服道上長子挽衣泣曰事

至此暫歸南鄉起義旅為後效未晚也公不顧并舁山

城路路塞不得入彷徨痛哭遂向水原與趙翼尹棨講

張義旅兵未集而虜猝至尹公罵賊不屈而死人皆傷

痛公獨正色曰男兒明白而死自古爲難丹陽伯今日

得之矣試望南漢鄖城此豈人臣苟活之日耶

丁丑元日與諸公行望　闕禮于舟中公北望痛哭良久

乃已曰吾心鬱塞今少洩矣時適有南歸人或勸公作

家問公仰天長吁曰何必爲區區眷戀意終不寄一字

公素病渴或進以五味茶公不悅曰此豈欲藥渴病之

時耶

公將入江都曰必以江都爲歸者是吾死所也遂力疾登

舟時吟古人亂離戀君詩悽惋流涕旣至歎曰人謀

不臧長江難恃吾輩唯有一死更何爲哉更不隨例撲

虜使從者脩丐以食賊入城據守　行宮門閭白爲標信與我人曰煩從者生於是諸人爭先趨附以幸免公笑曰　宗廟亡矣苟且生活能無愧乎謂太僕主簿宋時榮曰吾輩讀古人書今日遭此尚可生乎有一名宦使人來曰城北有可走一路願與公偕公答曰公年富力強去爲後日地老夫安往與其顛仆於路側莫若靜坐以俟死遂作家書并日記以付家奴曰汝若得脫以此歸傳也又作一書以寄其子曰　宗社淪亡萬姓魚肉義不苟活甘心自决殺身成仁俯仰無怍辭氣從容若平生宋公先已自決公抱持大哭自臨斂殯殯時鑿

兩狀而虛其一命僕人曰我死殯我於是解衣換舖人使以為歛曰他日使吾兒得以收歸以殯先是帶以刃結置懷中曰是吾殺身具也翌日以結自經

八長身白面脩髯䀹目悃愫晚年絕去吟咏能以養志焉孝少時母夫人有心疾當其發或失常侍者莫知如何公和言柔色談笑於側則即油然順適如未嘗病者是以常不離左右

公嘗自言曰人皆謂我粥粥無亂欲糊繡在我如臨大節亦可以辭一死矣卒如其言公可謂有素養而不負其志矣（斉宗乙庵撰行狀）

[illegible]

尹棨

字信伯南京人龍陽府院君進之孫 仁祖二年甲子中司馬丁卯擢第由槐院陞典籍歷正言吏郎校理應教丙子以南陽府使死節年三十四

公幼有器度不類凡兒少孤與弟集棨依外氏工書爲文又能教其弟身兼師友遭時昏亂斂跡自守 仁祖即位始諧公車試輒高選

正言時請革內需司不納後史曹兼司書公發此議備勅上有渫出入朝行目屬之曰輪對復陳內司之弊 上同己厭聞司爲天官文書有不可者輒不肯署牢當遷

罷言官力爭而寢
追崇典禮公以枝理入侍引子無爵父之辭以諷之 上
嘱群折責公益自激昂進對有序人以爲難議久未成
上黜迁議與二三臣强定言路氣慨爭自引去公抗章
劾其尤近慄者 上怒削黜公杜門西郊與二芽讀書
講學潛如也
陞應教暗行嶺南遇穴疏陳法天道立大志懋聖學嚴宮
禁六條
丙子乞外得南陽國家與虜絕和公應旨上萬言疏備論
得失辭觸時宰寢不行

公娶婦於湖西委禽之夕聞邊警不待朝馳四百餘里未三日至府 上入南漢公對衆大哭激以忠義人多感動者與同志士大夫謀舉兵勤王淸兵猝至軍潰遂被執迫之使跪罵曰頭可斷膝不可屈請從姪復冨曰死不從汝速殺我亂刃交下身無完肌一奴一僕俱從死南陽人脫俘歸者能言之如一口龍陽君既以忠節貽謀而公能繼之其弟集又以斥和入瀋抗節不屈一家三人表表樹立如此亦可畏也

公孝友篤至家行無不備立朝惟恬靜自守無進取心其忠誠懇至自湖西歸時謁 行朝對衆大哭又念瞻寧

冷落稟旅者募入冀達 行朝凡三往三返自是口不入魚肉

孝廟元年承旨李行進詳奏其所覩記 上曰予亦聞之矣昔顏杲卿罵賊曰賊羯狗何不速殺我今蔡亦然矣

并宋尤菴時烈撰南陽碑

洪翼漢

字伯升號花浦南陽人萬曆丙戌生乙卯司馬天啓甲子登魁科歷兩司春坊丙子以掌令斥和出爲平壤庶尹丁丑入瀋陽被禍　孝廟朝贈都承旨

公自幼聰明秀發迥異凡兒孝友忠信根於天性升居鄕氣卓犖激昂慷慨每覽古史有以節義死者必擬形而景仰頗有擬當處患畏容貌端肅之儀然自一家內書籍几案以至庭除草木方列整齊平生不喜交遊及出而仕絶無奔路蹊見人有非義即斬然無少假借至其待人接物一以誠信人無不敬而憚之服

丁卯姜弘立導虜犯境公以高靈縣監聞報發兵晨夜
赴亂則朝廷已議和矣乃痛哭而還
丙子金虜遣使來議僭號事公以掌令上疏曰臣日接義
州府尹李浚狀啓即金漢稱帝事也浚能以天無二日
等語擯卻之臣不覺曲踊臣踊者三百而益知我朝禮
義名分炳炳不昧猶使操弓武夫能知自守抗虜不撓
若是凜凜臣自墮地之初只聞有大明天子耳今此虜
言奚為而至哉向者賊臣引寇猝至　乘輿播越苟作
其時先梟弘立之首使我堂堂大義昭揭如日星則戎
狄雖豺狼豈無感聳欽艷我禮義之為美乎計不出此

惟以得孤立為幸而倚以為安危之機使其啟疆生戎

臣妄哉者實由是耳臣自聞僭帝之號醜欲裂而亂矣

短亭為魯連之死而不忍使其言污耳也我國雖衍在

海隅素以禮義聞於天下 天下稱之以小中華而列聖

相承世修藩職令以奉虜偷安縱得替削之癈其於

朝宗何天下後世何屆覺乳已怙惜於本首而今此朝

夕偶迫之日猶且畏然不動其視君父之受侮不翅異

越人之尋常矣則虜人之侮我實是廟堂之所召也臣

竊觀虜人之意不過矜張誇耀迫脅臆耳渠苟欲稱

天子惟當自帝其國號令其俗何必稟聞於我我所以

渝盟間釁嚇藉我口者將以稱於天下曰朝鮮尊我而
天子矣 殿下何面目立天下乎臣請亟執其使責其
背約僭號而戮之函其首奏聞于 皇朝則義聲伸而
氣益張矣如以臣言為妄則請先斬臣頭以謝虜人焉
時太學生亦上疏請斬虜使虜使惧而遁去中外洶洶
崔完城鳴吉力主和議議遣小譯以探虜情其實欲更
通和也公又以大義面斥鳴吉鳴吉深啣之 三學士傳
十二月虜大舉入寇時平壤鈇庶尹主和諸宰以公嘗言
虜不足平今可試矣差下迫遠之公走就家奉所後母
李夫人及家累安頓于江都由海道赴闕為死守至平

壞賊兵充斥遂保寶山小城乘九處時烈攝黑竭
城中自金自黙之敗人心洶洶一時潰亂凡百械具無不
鑄漏公至之日遂馳檄喻之日日於冠深之初本府以
空官衆無所統偏被兵禍至如府屬各項僕隷將官衙
兵之類同時星離竄身迷方實非肯公形勢同與刁遺
殘氓顛沛何處撫念至此悲惻曷極今則府尹來蒞賊
事衆可謂不為無長矣其各將父母挈妻子劃即來赴
務相完聚俾無後悔且聞即府逃散軍兵幾盡還家云
身既犯律決難容貸唯當改心易慮以圖自新或現賊
形勢或興後追擊或乘夜斫壘或斬馘親得賜捌將衆

之績永掩已往之眚我言不誣咸聽勉旃於是人心稍
定士氣思奮爭相來集公悉心籌度夜以繼日守備之
具畧備一城賴以得全 行狀
行在事急以斥和人應虜索公爲首朝廷謂虜曰洪某在
平壤當自從所執送丁丑二月十二日道臣以諭旨禁
公送虜營時公猶未食監押官邊大中不肯解縛令食
適殷山縣監李舜民來見慰諭且請於大中公亦曰我
非畏死逃命者公纔食即發至義州府尹林慶業迎謂
曰生扶大義死光竹帛眞男子事也資送甚備至通遠
堡有四胡人來問繫頸遠來之由具道所以然胡人曰

我是汗之家人也速來想必飢乏仍解橐出食物以饋
之曰公有何罪到瀋陽汗必不殺即將還矣 墓碣
二十五日始到瀋陽道路所經俘獲人畜繼爲不絶見一
橐駝背上置尚瑞院寶匣不勝悲慘垂涕不已傍人莫
曉其意惟懲諭而已華人爲假隨者見公係累輒嘆惜
曰真忠臣也 大明天子知之寧不賢而速相而旌之
行狀
汗置之別館使其禮官嚴察朝夕供奉亦甚殷禮官曰此
不服不食公却之曰此非禮之食也汗使問曰汝何故
八來曰吾以斥 和墨諫被執而來耳又曰斥 和者豈止

汝一人乎公笑曰吾豈畏死而妄引他人耶咻咻不已

公謂龍骨大曰去年汝使我國也請斬汝頭者是我也

龍胡亦笑而去

一日公方食忽聞汗盛陳兵衛將親訊之公食訖謂從行蒼頭曰今日死矣俄而縛公兩手而去列卒傳呼不食履地公步履益從容自如蒼頭恐懼益甚亦從旁促之公曰到此地頭寧復惕怯汗見公挺立屹然命解縛曰何不跪時群胡皆起以觀公曰此膝豈可屈於汝乎汗曰汝何背約而作和乎公曰爾既與我國約為兄弟而反欲稱帝臣我背約之責在我乎在爾乎汗辭塞良久

曰汝既首議斥和則我軍之去何不迎擊反為我禽乎
公曰我之所執大義而已成敗存亡非所論也且使我
國臣民皆如我意則爾之殲滅不難矣即解衣裸體曰
聞爾國刑殺必臠咼云何不速臠我仍索筆書示曰
大明朝鮮國謀臣洪翼漢斥和事意歷歷可陳而語音
不相慣曉當以文墨控白夫四海之內皆可為兄弟而
天下無兩父之子矣朝鮮本以禮義稱而諫臣惟以直
諫為風故上年春適受言責之任聞爾國將渝盟稱帝
心以為若果渝盟則是悖兄弟也若果稱帝則是二天
子也門庭之內寧有悖兄弟戴覆載之間寧有二天子

哉況爲國之於朝鮮新有交隣之約而先背之　大明
之於朝鮮舊有字小之恩而深結之則忘深結之大恩
守先背之空約於理甚不近於事甚不當故首建此議
欲守禮義則是臣職耳豈有他哉但臣子分義當盡忠
孝而已上有君親俱不得扶護而全安之今　王世子
大君皆爲俘老母存歿亦不知良由一疏之浪陳以致
家國之禍敗揆諸忠孝之道掃地蔑蔑矣自究乃罪可
殺同敵雖萬被誅戮實所甘心與一覺故魂去飛天歸
游古國快哉悅哉此外更無所言惟願速死汗使華人
譯而聽之顧謂左右曰難矣哉此人也仍出示　公作和

疏曰吾不可爲皇帝哉公曰汝乃天朝叛賊何得爲帝也汗大怒亟使刑殺二胡眠公而去實是三月初五日也并墓碣

公爲文清健警敏專以志氣爲尚平生所著述不知其幾千篇而兵燹之餘散帙殆盡惟詩賦表啟文若干篇航海錄亦和疏西征北行日記存焉行狀

縶瀋陽適值三月三日有詩曰陽坡細艸折新晴孤馬嘶寵意轉長荊俗踏青心外事錦城春白夢中來風翻從石堂山動雪入春斷月窟開亂渴但能抑離命百年今日淚盈腮六字大傳

尹集

字成伯南原人暹之孫崇之子萬曆丙午生天啓丁卯中生員辛未擢文科隸槐院筮龍昌又爲史局未入而陞司書歷玉堂吏郎獻納丁丑以斥和竄于洪卒年三十二　孝廟朝贈副提學

崇禎丙子建虜僭號朝廷遣使議斥絕講和好之議公以校理上疏略曰夫和議之亡人國家匪今斯今而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　天朝之於我國乃父母也奴賊即父母之仇讎也其可與約爲兄弟而置父母於相忘之域乎而況壬辰之事秋毫皆帝力其在我國食息難忘

而頃者虜逼京師震污皇陵驚心痛骨慘不忍聞寧以
國斃義不苟全而顧兵弱力微雖不能悉賊殄攻亦何
忍更以和議倡之於此時乎他日 聖明赫然奮發拔
義亦絕轉奏 天朝環東土數千里庶免其被髮左衽
矣不啻茲者換勅纔降邪議旋熾人心之憤當復如何
又亦主和人以為甚於秦檜伯氏府使公曰跳誕莫戒
太過乎公曰國家將亡言不擇矣
十二月虜 駕入南漢 上亟定城守計公慨然倡言曰
天意奮發國事庶有瘳乎退與同志條上急務首言自
古戰守之計所以尊射而沮敗者和議為之祟也今幸

聖志堅定或有更起和議者請梟視軍中以一衆志其
餘皆申嚴師律激勵軍情收拾根軸整頓器械等事也
二十日公面對曰臣督戰北城士卒皆願出戰而論議等
有臣言於體府而亦不見聽此只在 宸斷而已昨
之戰臣詳知士氣百倍萬無不勝之理賊騎雖突出如
蟻而一聞砲聲回走不暇矣
公聞羣議欲以備邊遂屬僚自城上趁詣闕下要與鄭公
藴同入披言辭氣慷慨涕泗交下時輿情齊憤的儀推
循故遂不求對然公意猶憤恚不已以爲凡事不能根
柢則必交濟變而不可爲也今鳴吉尚在廟廊終必復

起邪議至於六國而後已遂邀三司多官齊會闕下公曰今日之義宜先斥和主和之人諸人皆相顧嘿然大司諫朴潢曰彼正如孤雛腐鼠彈論不難然此非今日之急務退後論之未晩也於是諸人靡然從之公力爭不能得乃指斥三司語頗深切流輩多不悅者

丁丑元日議送牛酒于虜公又上疏曰廟議欲送一死名之以歲饋假之以偵探上欺 聖聰下瞞群情城下之盟北轅之蓋僅一間爾言之至此痛哭痛哭今雖萬端乞憐彼虜之退師斷無其理只足以解三軍之體而已且守堞之士晝夜凍餒已垂半月已有潰散之漸差過

數日則雖欲一戰亦不可得今聞勤王之師將到近地
中外合勢決一死戰則三軍氣必倍矣廟堂竟送牛酒
虜不受且言汗率大軍出來廟議因欲遣使問其行到
何處仍以起居安否公又上疏極言其不可不報
時城圍已急國書將用某字公獨對力攻主和之臣請加
重律且言三司忘君負國納媚依違之罪自是人皆側
目指爲浮薄好名之人必欲危中之及虜書來辭極悖
慢公又入對曰今欲出書當鳴吉之罪也昨見答書則
和也乃降也爲臣子而忍製此書乎因悉暴其奸狀
上出城群議靡然莫敢沮遏公將入 上前碎首事之不

得明允之吳公達濟曰吾輩不能批忠折難而彼謂如
此然後　上躬可保更何忍沮止吾輩只有自靖無愧
而已公歎息而止 幷尤庵宋時烈撰墓碣
初虜書責送春初首敗盟者一兩人廟議欲從之上不忍
許至是廟堂倡言曰國事至此人臣分義不容晏然凡
前後立異於和事者皆當指賊首實以紓　君父之憂
遂擅召兩銓官使案錄前後斥和人姓名以進其或遺
漏者亦令自首蓋欲因此盡驅一隊士流以快其宿憤
也公與吳公聯疏請自應虜人之求一種頑鈍無恥之
徒乘時鼓作陰嗾軍兵定謀守闕脅迫　君上請送斥

和臣廟堂又和之將欲納送金公尚憲鄭公蘊以下十餘人憂疑論其太多 上命減其數體府竟以公與吳公當之 美村尹宣舉撰行狀

丁丑正月二十八日 公與吳公拜辭於 上前 上曰古今天下安有此事爾等初欲使予守正而已今日之事予安得自由爾以予爲君事至於此何以爲懷因泣下嗚咽公對曰主辱至此臣常以不得死爲恨今得死所矣有何憾焉 上聞爾等有老親弱子嗣續奚何其對曰云云公對曰臣只有祖母與三子俱亂臣兄奈征兩令聞備敗不知其生死也 上曰憐矣公曰 殿下出城

之日城中軍民不無乘時叛亂之患願留世子鎮撫焉
上曰爾方就死地而猶念及國事忠誠極可嘉也命賜
酒曰國家倘或復延爾等之家予當顧恤爾等勿以為
念也二公涕泣拜辭而出三學士傳
二十九日主和者押公等以往諸親友皆往訣于城門痛
哭而別滿城觀者莫不流涕而公等神色自若少無悲
戚之容人皆嗟歎焉既至賊陣反接囚首而獻之汗使
人詰之曰汝等若以我為不足畏則大軍之來何不出
戰而反縮蹙若是乎公與吳公合辭而答曰我國服事
大明今已三百年矣一國臣民知有大明而已爾國既

僭大號則義所當絕故我國於前春既據我所絕而嘗
未義何復通信使甚不可也是以我等果爭之我等所
爭惟大義而已勝敗存亡不須論也露使詰之曰汝等
之名非前所聞者且首倡者非但洪翼漢一人今在忌
以實告則不免矣曰我國既責送我等更有何人我等
一死已定豈可畏死誣引他人邪復於稿前曰今不說
計從不可撓公等曰吾戴吾頭而來當斬即斬不須復
問嘉遂以北歸 墓碣
公中臨寄季柔書曰二月初三日始聞伯氏舍生之報痛
哭呼天氣絕復甦寧欲即死而為國家强食而生耳此

生寧有歸期上奉老親下率諸子俾免飢死皆在於汝
予何憂焉冀兒時切勿生尋死之計稍存餘力以救百
口之命可也一家得保則後豈無酬冀之路耶若力盡
於異域而老親及百口凍餒而死則亡兒之靈亦必痛
恨於冥冥矣吾行蓋緣清國固求去春首謀斥和之人
廟堂以洪翼漢爲對而又非在城之人城中適無其人
吾與吳達濟陳疏自當此乃身自爲之少無尤人之事
矣吾兒堅地捐身救國家之急斯亦幸矣更何恨哉只
以老親臨年不得更拜仰天泣血而已三學士傳
到瀋陽越五日汗使傳語曰汝等雖曰斥和既非首倡不

須殺且將官之須率妻子以答曰吾等既為明朝之臣義不當仕於他國惟願速死虜又恫喝不已公等憤意益厲遂束縛以就瀋之西門外即虜人刑殺處也時我國宰臣在質館者被虜招與同坐亦諭使少屈而公等終不聽公既死虜人以公衣帶給從行僕人曰二人終不屈故殺之汝等去矣其僕遂以招公魂是丁丑四月十九日也時鄭弼善雷卿在質館使吾人懇乞收殮虜竟不許

公臨死與虜辨析皆徹明白抗虜而質館宰臣素與公不相能故其所傳說多不以實公有遺書及能行一冊在

衣帶間被虜人攫去故不得傳六學士傳
公稟質清介性氣直截聰明絶人過眼輙記居家孝友純
篤覲有疾未嘗解帶執喪情文備至兄弟同居相勉以
義於人周旬相恤而見其過失則正言直斥不少假借
及如當官論事絶不骫骳至於末梢正義明理其所樹
立如日星山嶽使我禮義之邦免爲夷狄禽獸之歸雖
謂之潛庵文山合爲一人可也墓碣
公見係以南陽府使與同志士大夫謀擧兵勤王清兵待
至軍潰被執迫之使跪罵曰頭可斷膝不可屈誘使隨
從復罵曰死不從汝速殺我亂刃交下身無完肌一奴

一僎俱從死　孝宗大王嘗曰尹集與其祖及兄兩世
三人俱死於節豈不貴乎公孫進士䆴亦以孝行著於
世丁丑後遂舉廢業飭身力學不幸早死

吳達濟

字季輝海州人萬曆己酉生天啓丁卯司馬 仁廟十三年甲戌登魁科歷司書正言持平修撰校理丁丑以斥和死於瀋中年二十九 孝廟朝贈左承旨

公嘗贅在南氏家日往省大夫人或闕騎卒則徒步穿過市里雖風雨不廢 三學士傳

丙子春奴賊以僭號事來我國既以大義斥絕其使崔鳴吉建議請送小譯於瀋陽以探知賊情爲名而其實將欲更通和議也於是三司爭執論議甚峻而鳴吉於引對乃曰虜論雖發一邊入送可也公以正言入筵中面

亦鳴吉鳴吉憤歎曰國事至此年少之論如彼小臣惟
有縮伏而已罷出後鳴吉又上封事力請和事公欲與
同僚上劄擧劾同僚皆退托不敢發公獨疏斥之以執
拗逢君之一佞臣 上特罷公職
是冬奴賊猝迫 上幸南漢山城公時罷官家居倉卒聞
變徒步隨 駕及出城之議既定賊請得首謀斥和之
人廟堂欲送數十餘人而其人等自相辨明數日未決
於是金公尚憲鄭公蘊尹公煌皆自首公與尹公集鵬
名請徙 并藥泉南九萬撰遺事
大司諫朴潢然見金瑬曰今日出送虜陣雖數人可以塞

責吳尹兩人今既自首此非私罪送兩人亦是不忍而
與其終不得免豈若只送此兩人乎婁曰當初廟堂的
拾可送之人如今言則吾亦何変多請今以今言當只
送此兩人演曰若使吳尹子孝之情言之終必悲戚以
朝廷之事言之多送決不可矣議遂決內子錄
公之初欲自首也公之兄承旨達升執手流涕曰虜之所
索者春初首謀之人也汝非首謀之人奈何如是乎公
曰雖非首謀既斥和議當初上疏時固知有今日而主
辱臣死分所甘心豈容緘嘿以圖苟免承旨公不能止
遺事

是日日暮未及出城公夜就館具豆胥湯水沐浴承旨公
終夜相持以泣曰兄弟永訣只隔今宵明日何以相別
又何忍歸見老親與新婦乎汝須趁此未明處置後事
公曰吾兒一死貴得其所若後事則處置在兄願兄勿
以爲悲削木爲小牌以佩曰我到虜陣即必見殺收屍
之際以此爲驗也仍就寢而睡
丁丑正月二十九日崔鳴吉押出西門至賊陣賊將龍骨
大解其縛拘置陣中謂鳴吉曰此輩乃我之讎而今茲
縛來無非公盡心明叡之致因饋酒食賞以貂裘
虜轂歸時使其一將主二公在陣後北去主者眠公等節

義尚加尊敬具寢食之具必有看檢終始不懈日慰鮮
曰到瀋陽必得出還矣并上學士傳
尹公中路謂公曰我等決無生還之理與其處困於賊終
而終不得免曷若死於我境耶公曰不可人生斯世固
有一死死得其所甚是樂事何必經死自同匹夫之諒
哉遂事

公哉家書藏諸懷袖行至大同江邊宿一村家遂借以付
家主老翁又書絕句於襥上虜人邀漢人來見謂無他
言遂去其老翁持虜去以其書封呈于平安監司監司
送于政院以傳于家有一簡二首詩乃上其夫人者也

又有簡與詩各二寄兄及妻者也其壁上詩則竟不傳其上母夫人詩曰鳳慶南北各浮萍誰謂相分有此行別日兩兒同拜母来時一子獨趨庭離裾已負三遷教泣線空悲寸草情關塞道脩西京暮此生何路更歸寧孤臣義正心無怍聖主恩深死亦輕最是此生無限痛北堂虛負倚門情其寄兄與妻曰南漢當年就死身楚囚猶作未歸臣西來幾洒思兄淚東望遥憐憶弟人魂逐塞鴻悲隻影夢驚池草惜殘春想當彩服趍庭日忍作何辭慰老親琴瑟恩情重相逢未二朞吾生未可卜須護腹中兒聞者莫不流涕 三學士傳

既渡鴨緑江到通遠堡棄置公等所騎馬擇渠善馬使騎而行四月十五日到瀋陽由南門過　世子館門前而不得與我人接話因置于禮部衙門内一房鎖其外大門守其墻四面朝夕只給粟米豬肉恒送不堪食十九日早朝龍胡坐于戸部招去其與龍胡問答之言我人無聽之者故不得朝食時二公出来相與語曰今晩我等必死矣陪奴等驚惧問故公曰龍胡以汗命傳言汝等雖曰亦和似非首倡不必殺之須挈妻子来居此地吾等曰此事決不可從須速殺我渠再三誘脅吾等終不屈渠將是意入告于汗差晩必有處置矣奴等悲泣

拜乞曰今宜姑從其言何可遽挑其怒自速大禍乎公笑曰當事之初已知有一死到今日更何爲焉屈身之辱甚於一死此非爾等之所知也吾等雖死爾輩則不死曰與尹公言笑自若進朝飯如常公謂尹公曰死者雖人情之所難而暫忍須刻則終歸不知不足畏也況所畏有甚於死者區區苟活豈不鄙哉有頃龍胡復出引入二公而又執從行奴三人拘置墻頭我國宰臣與諸院官亦參在座奴輩在於相望之地雖不詳其說從見龍胡之爲報迫脅二公抗言爭辨幾至六次最後命從胡縛來纏縛之後猶見顧視奮罵之狀俄而引出大

門將往瀋陽西門外乃渠國刑殺處也纔出門胡人驅
入從行三奴伏於階下及宰臣等之辭退也使之牽從
宰臣等相顧言曰吾等再三勸諭使之勉從觀譽更高
而吳學士獨終始牢拒以至於此真萬牛難回之人也

遺事

質館宰臣南以雄朴𥶇朴潢等成貼書狀曰去四月十九
日龍將等招臣等三人及萊輔德臣李命雄申史引出
尹集吳達濟於前傳言曰此人等罪宜死而將以人命
之重欲爲全活許令率妻孥入來仍居此處則尹集以
爲妻子亂後不知存歿吳達濟則以爲受命居死則此

者萬一生還復見吾君與老母若果如此則生不如死
渠等不念全治之恩抗言如是今不可復貸矣臣等答
以此人等俱以年少只切君親之念妄發如此若終始
曲全則豈非千載美事再三懇諭而終不得免其書狀
六月六日始至 上教于政院曰二臣事極爲惻怛宜
月廩其家
孝廟朝筵臣金始振啓曰洪翼漢尹集吳達濟三人節義
宜有褒贈以樹風聲而當初則迫於疑惧今歲月寖久
保無他虞矣 上即命施行洪贈都承旨尹贈副提學
公則贈左承旨

公寬厚忠信端方正直平居恂恂似不能言及論國家利病政令得失辭氣激昂慷慨無所回避聞者縮頸怛至孝友愛猶篤平生言行無一不本於此故對之者不覺其孝悌之心油然而生也

公常謂婦兄南一星曰凡人死生之際多喪其所守利害刼之也然以余觀於古今擇利者不必生喪守者不必死昔唐武曌之立也褚遂良直言武曌經事先帝其勢難免於簾下之撲殺而猶以愛州刺史終長孫無忌頗有依違之意且有元舅之親受遺之勳而終不免赤族之禍以此言之人當爲其所當爲而已又可較其利害

而有所前却哉此聖人所以有從吾所好之訓也
公伯父楸灘相公允謙受業於栗谷牛溪兩先生之門公
又學於楸灘其淵源之漸遠有如此者故其所樹立如
此雖其氣質之異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并二學士傳
嘗進食適見虫墜於羹婢子不覺以供公和飯於羹食半
嚼虫中斷吐哺置罷底仍盡食其羹而無所問食訖退
菜吾天母始知之大驚使姑氏微問之公笑曰余於飲
食不甚苟擇豈以一虫之故盡棄一器之羹耶且婢子
之進食非不謹也不覺而已又何足呵責焉有時諸官
府使婢子具食以來而約定其數飯羹醬菜四器而已

家人嫌其略也或加一器則輙怒責撤其器而還之吾
王母素多疾吾母嘗代主中饋躬執滫瀡故習知其事
每以語九萬曰吳學士之在吾舅家僅歲餘其大者吾
不知其小者猶如此意者其篤孝寬厚敦素不移之君
子歟